



張恨水著

# 玉交枝

章回小說

通 俗 小 說

枝 交 玉

張 恨 水 著

正 氣 書 局 印 行

# 目次

- 第一章 青黃不接賣糶時.....一
- 第二章 炊烟有味引閑人.....一〇
- 第三章 興風作浪小紳士.....一九
- 第四章 數日奔波一借條.....二八
- 第五章 幾番見面總生嫌.....三七
- 第六章 貧富之間看父女.....四七
- 第七章 爲他人試嫁衣裳.....五六
- 第八章 田主的威風.....六五
- 第九章 弱者的抗議.....七四

## 玉交枝序言

錢芥塵

張恨水先生的小說優點，以及他的生平，我在「過渡時代」單行本中，寫過一點，覺得不夠透澈。

寫小說，不但要文字優長，結構曲折，尤其要「行萬里路」，見多識廣，九流三教的人，皆有接觸，然後資料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恨水抗戰入渝，南歸時不乘飛機，而走公路，由雲南、貴州、廣西、福建、浙江纔到上海。抗戰以前，隻身遍遊東北、西北，可說是足迹遍中國，對於各地的風土人情，留心觀察，寫的小說，也能層出不窮。

恨水前後所寫小說，在一百種左右。初期作品，他認為不必流傳，一部份不印單行本。所有作品，我把他分為四個時期：從「北京世界晚報」「春明外史」開始，是談情說愛時期，他很坦白地，自承帶着一些鴛鴦蝴蝶派。九一八後，目擊國難嚴重，所寫的都拿義勇軍作總結，鼓勵一致對外，是抗日救國時期。在重慶八年，眼看着大後方國民黨在政治上的昏庸，投機者的狡詐，紙醉金迷，醉生夢死，憤而寫作，是暴露黑暗時期。由北京解放前夕以至新建首都，完成這部玉交枝，農民翻身，配合土改，是人民作家時期。他在重慶，曾有詩詞，登在新華日報，很受特務的注意，但是他的思想，更為進步，在本書和「牛馬走」之中，流露言外。今後病體健康，再有新作，更將進一步為工農兵服務。

此書前半部，登在「新聞報」，（新聞報一度爲反動派劫持，但嚴獨鶴先生所編的副刊新園林，向不反動。）（末兩章囑我細心校訂。）後半部登在「亦報」，都是上海暢銷的報紙。正氣書局便利讀友得窺全豹，爲之印行，樂爲之序。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

# 玉交枝

張恨水著

## 第一章 青黃不接賣糧時

公曆的五月，大概是農曆的四月，這是揚子江下游的農村黃金時代。所以詩人謝完璧說：「綠徧山原白滿川，子規聲裏雨如烟，鄉村四月閑人少，纔了蠶桑又插田。」不過這個黃金時代，是極其短小的。至多不過一月，接着就是普遍的農家苦日子。因為他們在上秋收藏的糧食，到這時已吃了半年，而一切穿著費用，也在糧食上打了半年的主意，主要的農產品稻穀，已銷耗完了。春末雖然也收些豆麥，而揚子江一帶的農家，是把這個當副產品，收割不多，不能有什麼幫助。因之在農忙之際，吃喝過了一個時期，往往無以為繼了。稻子插下田去不久，這日子還是青苗。雜糧如高粱玉蜀黍番薯，也都沒有到成長的日子。所以俗言叫着五荒六月，青黃不接。不過多數人叫苦，也就有少數人叫甜。因為青黃不接糧價升漲，那倉庫裏囤着大量糧食的地主，這時分批的賣了出來，就大發其財了。這有個現成的事情來證明。在蔡家村莊門外，停放了二十多輛的車子，那都是向這裏一個大地主來販買稻穀的。莊門外一大片大樹林子，尤其是那楊柳樹，高高的擁着翠浪到半天雲裏去，在地面散下了整畝

地的大濃陰。推車子的人，把草帽當了坐墊放在打麥場上，坐着休息。有兩個人各拿了一隻鮮嫩的青王瓜，咀嚼着解渴。這時，有個人穿了藍紡綢褲子，白竹布對襟短褂子，大搖大擺的走了出來。他手上拿了一枝長可五寸的烏骨烟嘴，上面插了一枝紙烟。他將右手五指，作了個蘭花式，舉着烟嘴吸了一口，後又放下。站在一個白粉牆、八字門樓的前面，大聲的喝道：你們講理不講理？我們菜園裏新出的王瓜，自己都捨不得吃，你們怎麼就可以隨便摘我的？那兩個吃王瓜的人，有個站起來道：大老爹，我們是在路上買的，沒有敢動你菜園子裏的東西。我們都在這裏等你的回信啦，賣一批稻給我們嗎？那大老爹掀動着嘴唇上的小八字鬚，搖搖頭道：五荒六月，我那裏有這樣多糧食出賣？二十多把車子，要載上百擔稻。這個吃王瓜的人，迎上前來，笑道：那個不曉得蔡大老爹蔡爲經，是這一鄉的大財主？每年收六七百擔稻子，我們這幾把車子能運得了你多少？蔡爲經聽到人家說他有大批稻子，先是掀動着鬚鬚笑了一笑，然後正了顏色道：你們知道什麼？說是說收到幾百擔租稻，既完錢糧，又攤公費，馬乾、兵伏、壯丁費、保甲自治費，攤派錢的名目，說不清，數不清，那筆款子不出在這點租稻上？何況十佃九欠，租稻總是收不清的，我空頂一個財主的名聲，實在沒有什麼錢。販子都隨了他這話，附和着笑道：大老爹沒有錢，有稻，有稻就有錢，你要錢，我們可以給你湊個數目。我們大遠的路奔了你來，你讓這批稻給我們吧。蔡爲經搖搖頭說道：不行。你們推販糧食的人，最是詭計多端。看到這幾天行市不大好，就把車子擺長蛇陣一樣的

推到我家來。你們把我的便宜稻買了去，十天半月，把米做好，就推到鎮上去賣大錢。這邊賺我的，那邊賺米行裏的，便宜都是你們佔了。我的稻子放在倉裏，不臭不爛，我不會過十天半月再賣？說着，他把烟嘴子啣在嘴角上，背了兩手向大門裏走去。在門裏大天井裏，兩個大小長工，正在收拾一乘家裏自備的小轎。爲經問道：又預備轎子，三姑娘要出門嗎？大長工道：三姑娘說，明天是劉家姨父的生日，她要去拜壽。爲經道：她偏記得這些。我們住在鄉下的人，就過鄉下日子，何必學城裏人這些虛花應酬，人都有個生日，一年一次，算得了什麼？那裏是拜壽，就是要糟踏錢。他把那枝紙煙吸完了，右手拿了煙嘴子，在左手掌心上慢慢敲着。他的態度是悠閑的，顯然也不是持着堅決的反對。隔了天井的短粉牆，有女子的聲音答道：我們常常到姨家裏去打攪，現在姨父過生日，我們倒反是不去，這話怎樣交代得過去。爲經叫道：玉蓉，你來，和我把租稻帳記一記。隨着這話，玉蓉出來了。她是十九歲的鄉下姑娘。但是鄉下姑娘裏面，她是最摩登的。這裏前前後後，一二十個村子，沒有燙頭髮的。因爲燙頭髮是鄉下辦不了的事，必須進城去燙。非有錢而又有閑的人，那是作不到的。而玉蓉姑娘却是燙頭髮的一個。飛機式的幾種燙髮，業已被淘汰，而她就是燙着飛機式。這時，頭頂心的機身，讓生髮油塗摸得發光，左右兩個飛機翅子，高高的蓬了起來，這顯着那張長圓的臉，是格外的白，她穿件翠藍色的標準布長衫，這是在鄉下當着織金縵子着的衣服。尤其是特別的，脚下登着一雙橘色皮鞋。鄉下人在皮鞋上照例加個洋字稱呼着，大



姑娘穿洋皮鞋，這是驚人的裝飾。蔡爲經看到這樣子瞪了眼問道：這個樣子，你馬上打算走了。這個家是我的，也是你的，你就不當照應一點嗎？門口放了那樣多的販稻車子，我正在這裏作抬價工夫，若是賣成了，少不得有一盤零碎湊躉的帳。你若是走了，我又要找別人。玉蓉道：姨父是明天的生日，我今天一定要去。上午走不成，下午去也可以。不過你要賣了稻，得分筆錢給我。現在不冷不熱，正是出門旅行的時候，我要和姨母到蘇杭二州去玩上一趟。爲經笑道：哈哈，你要玩蘇杭二州？我們家有人開了銀行嗎？玉蓉道：這個時候，不和你說那老遠的話。姨父家裏的禮，你怎麼樣的送法？你答應送禮，我就和你記帳。你若是不肯的話，我馬上就走。說着，她扭身向內室裏走去。爲經向大長工道：你看你們三姑娘這氣餒還了得，害我是兩個兒子都死了，若有兒子，我也不讓這位千金這樣驕傲，我在這裏和車販子抬稻價，她倒催着我賣稻。大長工還沒有答覆呢，大門口擁了幾個車販子進來，都笑了道：大老爹，你不要抬我們的價呀。大行大市，我們不叨你的光，你也就不要讓我們吃虧吧！爲經被他拿住了話把子，沒有什麼可說的，把空煙嘴子啣在嘴角上，只是微笑。車販子於是成羣的擁了向前將他包圍着。有的含了笑講情，有的抱了拳頭拱揖。爲經將煙嘴子在嘴角上取下來，又敲着另一隻空手，笑道：你們這些米蛀蟲，實在也是不好惹。大行大市，我聽聽你們的價錢。車販子就報告了是八萬元一擔。爲經將臉色一板道：你以爲我是在這裏賣骨董。預備我望天討價，你們先就着地還錢。稻價早就打破了十萬大關，你們還打算拿大斧

子來砍我嗎？天氣不早，你們趁早再去別家村子裏問問。說着一扭身子，奔回他的書房去了。蔡大老爹的書房，那是個名，實在有異於普通讀書人的書房的。一間白石灰漿糊刷的磚牆屋子，朝南有個釘死的直柱格子窗戶，糊了棉料紙。攔窗放了一張三屨長桌，桌上的紅漆，全裂了龜紋，年歲也比主人大的多。桌上放了一把算盤，一塊硯台，一隻瓷筆筒，七八本帳簿疊在一處。桌子橫頭有個雜貨鋪的小貨架，代替了書櫥。貨架上下三層，上層放着茶壺水煙袋，幾隻洋鐵瓶和紙盒子，唯一的大老爹時代享受，就是一隻兩磅熱水瓶，乃是畫有着美女裝璜的；下層放了些衣襪；只有中層放幾部書，乃是聊齋誌異、三國演義、施公案、今古奇觀、時憲書。玉匣記、康熙字典、酬世錦囊、陳修園十七種、六法大全。他的治家處世哲學，固然都在裏面，就是他求知識的深造，也在裏面。長桌子面前，他所坐的不是椅子，乃是個立體的長木櫃，這叫錢櫃。櫃子上有蓋，除了暗鎖，還有扣搭上的明鎖，這鑰匙都在他褲帶子上拴着的。此外有一張木架床，掛了白夏布帳子。老式木架床，除了三方有木板圍了小半截，正面左右，都有雕花格扇，再加上帳子，這裏面的空氣，是十分安定的。但大老爹對於這床，却是感到相當的享受，他家有的是稻草，這個他十分浪費，堆着將到一尺厚，紫標布的褥子，藍色印花布的被條，鋪在這上面，比之上海人睡的那彈簧床繡，他毫無愧色。此外這屋子裏有兩把黑木椅子，和一個茶几，還有個大木櫥。床頭邊還有一隻腰桶，這裏面放着大老爹享受的茶葉紙煙，還有冰糖紅棗雪片糕之類。這樣，屋子裏也就差不多滿了。

擺椅子的地方，牆上有一幅拓本黑紙白字對聯：「惜花春起早，愛月夜眠遲」。對聯中間，有一軸小中堂，乃是畫的人物畫，關羽讀春秋圖。主人平常治家休息，以及和密友談心，都在這裏。這時，他進了書房，想到玉蓉說的姨父明天過生日，這位聯襟劉紹仁，頗是混得出去。在鄉下是個紳士，出外去也混點小差事，大小總是個官。他的生日，應該是個好日子吧？於是把書架上的時憲書拿出來，翻着明天的日子，果然是個黃道吉日。註明了宜祭祀婚嫁出門一大行字。他自言自語的道：什麼都是命裏註定了的，人家生日，就是好日子嗎！這時門外有人插言道：大老爹，你說那個呀？你的八字也不錯哇。他道：啊！曹四老爹，請進來坐罷。曹四老爹是這附近一個社交人物，他雖沒有紳士派的藍紡綢褲子，却有一身漂白布褂褲，手上總是提着一柄青布傘。鄉下人由戴草帽子到撐洋傘，這在生活和身份上，有個很大的距離。而曹四老爹有了這些，還穿着一雙充禮服呢的鞋子，和花線襪子。鄉下人穿洋襪子，也是個了不得的排場，尤其是這夏季可以打赤腳的時候。曹四老爹也就憑了這身穿著，常來往於紳士之門。他進來了，首先把布傘掛在書架上，向蔡爲經笑道：我無事不登三寶殿，那些車販子，要我來和大老爹講情來了。爲經道：四老爹，你不要信他們的話呀。他們只出八萬的價錢，還是一個月以前的行市呀。四老爹是長長臉，嘴角上有顆黑痣，好像特意表現那張嘴技能很高似的。他先不答話，在口袋裏摸出一盒紙煙，先敬了主人一枝，然後在椅子上就坐。主人是不大用火柴的，窗台上有個小泥墩子，上面插了一枝佛香。隨時吸煙，隨時



點火，比用火柴經濟多了。他取下香來，主客各點着了煙，佛香仍歸原位，他坐在錢櫃子上相陪。四老爹架了腿笑道：當然不能依照他們胡說。不過依大老爹的意思，打破十萬大關，似乎也太多了一點。他們把我拖了出來，要我和大老爹講情算九萬一擔。蔡爲經不等他說完，站了起來，兩手一拍道：那還了得！每擔少賣一兩萬，這筆稻子賣了，我去年的糧要白收了。曹四老爹看了他這樣子來勢很兇，就含笑吸着煙不說什麼。就在這時，大長工在外面叫道：大老爹，你出來，我有幾句話和你談談。蔡爲經出來了，大長工垂了兩手，臉上現出神祕的顏色。等爲經走近了，他低聲笑道：大老爹，我們這批稻，可以出手了。余家村去了五把車子，他們是九萬一千一石成交。因爲他們的稻子不多，這裏的車販子雖然知道這消息，還沒有肯去，若是這消息傳到別個村子去了，大家會跌價的。正說着，小長工又跑進來了。他道：小王村知道了我們這裏有車販子，派人來叫了三把車子去，讓到九萬一石。爲經跌腳道：你糊塗，你攔着他們不要走哇，快去快去。說着，連連的向他們揮着手。他們走了，玉蓉却左右兩手各提了一個包袱出來，經過他父親的面前。爲經道：你這孩子，怎麼這樣不聽話。兩個長工，要在家裏量稻，不能抬了你走。玉蓉道：你賣你的稻。我在村子裏另外找兩個人抬轎子。爲經道：你瘋了？家裏有大小長工不用，你花錢另外找人抬。何況這筆稻帳不在少數，你也當幫我算算。你要走，下午走也不晚啦。玉蓉道：我聽到說，你還在和車販子抬價，知道你什麼時候可以賣成？爲經氣不過，半歪了身子，奔向女兒面前，將臉望了她的臉道

：你！你！你真瘋了？有稻子不願多賣錢。那曹四老爹提了那柄布傘，也由書房裏走出來，笑道：三姑娘，你令尊大人說的對的，把稻再留半個月吧，怕不會賣到十一二萬。大老爹，我告辭了。余子誠家有百十石稻等着賣，也免不了要我去講盤子。說着，他笑了一點頭。蔡爲經兩腳亂頓了幾下，紅了頸頸子叫道：你們都來逼我，什麼意思。曹四老爹笑道：不敢不敢。我和大老爹作價，一開口就碰一鼻子灰。這又不是買田置產，作中的可以分幾個中資，我何必呢？蔡爲經道：不是那話，車販子殺我的價，殺得太兇一點。這還沒有到吃大戶的時候吧？大長工在外面又跑了進來，一路叫着道：大老爹，車販子都要走。他們喊出了價錢，是八萬五，他們就等了開倉。若不肯讓價，他們就走了。有幾把車子，已經推出了村子。蔡爲經一拍手道：走就走罷，我也不等錢用。玉蓉板了臉：怎麼不等錢用，明後天我回來，就要二百萬。家裏的事看不慣，我還是去上中學讀書。曹四爹看這情形，微笑了一笑，提着布傘，默然的要走。蔡爲經一把將他抓住。笑道：老兄，何必如此。中午預備下四兩酒，家裏還有點鹹魚，煎幾個雞蛋，我們對喝兩杯。曹四老爹將舌尖舐了兩舐嘴唇，笑道：你們自己釀的酒很是不錯，我願意擾你兩杯。蔡爲經道：那末，這個中人，請定了你了。請你和我去作主，和余家村子一樣，就是九萬一千罷。曹四老爹將一個食指指了鼻子尖道：你得給我曹老四一點面子，這零數你讓了。蔡爲經道：一擔一千，十石一萬，五十石就是五萬。玉蓉兩個布包袱放在地上，現在又提了起來，問道：爹爹，你到底是賣不賣？你若開倉量稻，我

就等你一上午，不賣，我要走了。你那裏就不花幾萬塊錢，只管囉哩囉唆就誤時間。蔡爲經道：好罷，九萬一擔，我忍痛賣了。請四老爹去把車販子都叫轉來。曹四老爹點點頭，把布牽交給大長工，他出去了。爲經向玉蓉道：孩子，你把包袱放下來，下午準放你走。賣完了稻，你和我算算帳，我的算盤不怎麼好，算完了，你用筆算再和我對對數，是我的錢，也是你的錢。說着，他親自接過兩個包袱。玉蓉也就跟了父親走到書房裏去。她的目的，是和父親商量送姨父生日禮。他們剛進書房門，天井有人叫着大老爹。爲經道：是王玉清嗎？你父親又不來，派你來，進來罷，隨着這話，進來一位姑娘，穿着藍花布短褂子，青布褲子，全都打有補釘，頭髮剪短了，後腦是個月牙形。她長圓的臉，大眼睛，和玉蓉的面貌，竟是八九分相像。她左手提了兩隻綁了腳的鷄，右手提一籃子半黃半青的豌豆。都放在地上，先叫大老爹，後叫三姑娘。爲經問道：這是送我的嗎？一不送新，二不過年，平白地送我什麼東西？玉清道：我爸爸說，欠大老爹的稻息，實在拿不出來，這個送你煨湯罷。爲經道：兩隻鷄幾升豌豆，就能折十石稻的稻息？你父親王好德老糊塗了，他也不老呀，你給我拿回去。玉清垂了頭道：我父親也曉得不夠，這是他一點孝敬大老爹的意思，明天他會來和大老爹算帳。玉蓉瞪了她一眼道：我要和我爸爸說話，你到外面堂屋裏去等着。玉清看了看玉蓉的顏色，也沒有敢多說，只好走了出去。這時二進堂屋和大天井裏，站了十幾名車販子。曹四老爹站在屋檐下向大家笑道：你們該知趣一點了。九萬一石抹零，這是人家三姑娘作主的。到

底便宜一千塊啦。你們又要大老爹貼一餐鹹菜午飯。你以為這是一升米半升米的事情，我不好和你們去說。一個車販子指了出來的玉清道：三姑娘來了，我們索興求求三姑娘罷。玉清聽了，身子向後一縮。他倒不好意思說，人家認錯了人。車販子跟着追上來，叫道：三姑娘，好事作到底，不要躲開呀。他們這叫喊聲，驚動了裏面書房裏的玉蓉，就種下了兩玉之間更深的裂痕了。

## 第二章 炊烟有味引閑人

這位玉蓉姑娘，雖然是生長在鄉間的，可是她在城裏唸過兩年女子中學，已變得和城裏姑娘一般無二。再加上她家庭的富有，父親的寵愛，她實在沒把鄉下那位姑娘看在眼裏。人家要把她和鄉下其他的姑娘打比，當然是看不起她，更要說到她和王玉清相同，那更是損了她的地位。王玉清的父親王好德，不是她家的佃戶嗎？偏偏玉清這位姑娘簡直和她模樣相差不多，常是被人家這樣提着，她就恨極了。這時車販子叫着三姑娘，玉蓉在裏面屋子裏聽到，還以為人家叫她出去講情呢。就直跳了出來，連忙問道：什麼事？什麼事？你們買稻子也不能追到我家內房來講價錢呀。車販子看到又是一位蔡三姑娘出來了，却都是一楞。而這位三姑娘，不但是臉上粉敷得雪白，而且頭髮也燙得蓬蓬鬆鬆，這當然是一位財主姑娘的本色，就都高聲叫三姑娘了。其中一個嘴直些的，就迎向前笑道：三姑娘，剛才我們認錯了人

，我們看到那位穿花布褂子的人以爲是你呢。你看她和你長得多麼相像，在不認識的人看來，一定認爲這是一對雙生姊妹。那位王姑娘聽了這話，遠遠的站在過道的角落邊，發着微笑，自然，那是承認雙生姊妹這個擬議的。可是蔡玉蓉聽了這話，立刻把臉子氣得通紅，她先是瞪了雙眼向這羣車伙望着，隨後使勁向地面啐了一口痰。接着指了指大家道：你們在這裏胡說八道。你三姑娘是個人，你把我比什麼？比小貓小狗嗎？算了算了，我有稻子賣得到錢，你們有錢，也買得到稻，請罷請罷。說着，她揮了兩隻手像鄉下婆子圍籬圍狗似的，將大家圍了走。那些車販子雖然不滿意她的舉動，可是她是個女孩子，也不能和她計較什麼。有兩個人叫着，不賣就不賣，闕我們做什麼？說着，大家都跑出去了。玉蓉還是忍不住胸中那股怒氣，反轉身來，板了臉色道：王玉清！你爲什麼冒充我出去和車販子說話。玉清這才離開了那夾道的角落，兩手扭了衣襟角，慢吞吞的走向前道：三姑娘，我沒有敢冒充你呀。我走到前面堂屋裏，他們就圍了我亂叫。我有什麼法子呢？玉蓉道：我沒有那閑工夫和你說話，你走遠一點。你父親有什麼事商量，他自己應當來說，你到這裏來，什麼意思，有心出我的相嗎？玉清紅着臉，原是想駁她兩句。可是她想到她父親是自己的東家，她又比她父親還能作主。這是不能得罪的。不然的話，他們父女要起租稻來，全家都受罪。玉清想到這點，什麼勇氣都沒有了。倒是她搓着衣襟角的兩隻手，更覺得有勁。她緩緩背轉身去，向外走着。玉蓉還指了指她背影道：今天若不是我要到二姨媽家裏去，我一定把王好德找來問問，他常常



叫他的女兒冒充我蔡三姑娘，那是什麼意思？打腫了臉裝胖子，也要臉皮受打呀。玉清不敢理她，只是向前走。到了大門外，她想着，這不是太冤枉嗎？那個冒充過她呢？看她那副神氣，恨不得要打人，窮人就是這樣不值錢嗎？她越想越委屈，走到一棵大柳樹下，靠了大樹兜子，低了頭只管沉思着。曹四老爹原來想給車販子把這批買賣說成，順便就叨擾蔡家一餐中飯。現在車販子全被三姑娘闖走了，大家全不歡喜，他也不好意思再等着飯吃了。他將那把布傘收捲着像根手杖似的，提着走了出來。見玉清靠了柳樹發呆。便走到她面前低聲問道：你不走，還打算怎麼樣？玉清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頭了。她將腳上的鞋尖，劃了地上的土，緩緩的道：四老爹，你看見嗎？我也並沒有招惹那個，受人家這樣一頓痛罵，我心裏難過得很。說着話，流起淚來，她掀起一片大衣襟，擦着自己的眼淚。曹四老爹道：不是我說你不懂事，還是我爲你好。財主人家門口，黃土有三尺香。他們的忌諱就大着呢。你在這個地方哭，他們却認爲是倒霉的，無論蔡家那個看到，都會不高興的，你要哭，大路上可以哭，回去也可以哭，你對了人家的大門，流什麼眼淚？走罷，我送你回去。說着，他將手上的傘橫伸過來，代了手推她。那還算是避開男女受授不親的一點說法。王玉清借這個勢子扭轉身去，委委屈屈的走去。曹四老爹在她後面跟着，看看前面幾個村莊，都在樹杪和屋頂上，冒起了幾條直烟。這意思表示擲下人家，已經在燒煮午飯了。他身上雖然穿了一套白布褂褲，可是他肚子裏的情形怎麼樣？他自己知道。早上在家裏喝了兩碗紅米粥，沒有菜，只是兩個

醃的臭蘿蔔。而且這種吃法，已是連續了一個月之久。好菜不想吃，頗想吃頓好白米飯，也想煮碗青菜豆腐，裏面多放一點油。若是到王好德家裏去談談，也許順便擾他一頓午飯，豆腐不現成，青菜決沒有問題，他家養了不少的鷄，必有很多的雞蛋，怕他不會拿出幾個來待客。如此想着，就開始運用着他的政治手腕，隨着她身後，緩緩的道：王家大姑娘，你們家還欠有東家的租子吧？玉清道：唉！不要提起，我就是爲了這事到東家那裏去的。沒有要緊的事，那個願意到有錢的人家去，看他們的顏色？曹四老爹道：你們欠他多少租稻？玉清道：大概是六七擔稻子。曹四老爹道：那不是個小數目了。你們家應該交多少租呢？說着話，他將布傘撐了開來。笑道：太陽很大，大姑娘，你撐着傘罷。於是就把傘送過去。玉清閃着身子道：不敢當，不敢當。曹四老爹道：沒關係。我們男子漢，比你姑娘家皮膚老鍊得多，我們受得住曬，你們受不住曬，撐着罷。他這樣的說，伸了手不肯縮回去，玉清只好將傘接着。曹四老爹又追着問道：你們家應該向蔡家交租不少吧？玉清道：一年是三十六擔租稻。本來我父親一個人是忙不過來的，蔡家也知道我父親種不了這多田。因爲我們是老佃戶，種他們家田有三十多年了，就說是兩代吧，在我爺爺手上就種起的。他要收我們的佃，也要顧到這麼多年的交情。曹四老爹很興奮的道：收佃，那是隨便的一句話嗎？沒有那樣容易的事。種田種了兩代，和他們家也出了不少的血汗，就說押莊錢罷，假如當年是十塊現洋，三

四十年，利上翻利也不得了。何況你們家種了三十多擔租子的田，當年至少也交了百多塊押租。玉清道：不過蔡老爹是常常把這話嚇我們的，說我家把他的田種瘦了，年年欠交租稻，他要請請地方上的紳士，和我家講這個理。有租交租，沒租他收佃。現在五荒六月，他不能開口。今年秋季，我家若不能把新舊租子一齊交出來，那是有事情的。曹四老爹道：你們又何至於年年欠租呢？玉清道：一來我家自己沒有一畝田，種的都是人家的土，先就家裏沒有底子了。蔡家的田，不怎麼好。豐收的年成，也收割不到七十二擔稻子，照東佃各半的話，就吃虧了。一年的辛苦，人工、耕牛、種籽，那裏不是本錢，交清了三十六擔租稻，刨除花銷，我們也落不到一二十擔稻子。我媽有個氣湧的老毛病，去年冬天，幾乎送了命，花了不少的錢醫治。我哥哥前些年讓日本鬼打破了一條腿，出不得苦力，只好做點小生意，餬不到口，衣裏還要補貼他。我是個女孩子，也只是坐在家裏吃。只有春季收點雜糧，拿來度荒月。家裏養了兩口豬，也要到秋天才肥得了驢。現在的零用錢，全靠家裏養了二十多隻雞，每逢起窠去賣雞蛋。我父親有時撈兩網魚，送到縣城裏去賣幾個錢，但來往三四十里，也太苦。這樣，去年冬天欠下的租，今年就交不出來，陳糧當然是沒有了，有也不會欠租。稻米越來越貴，東家叫我們折錢還他，那不是要命嗎？說着話，走上了一道小河堤。堤上有一排大柳樹，有着很濃的樹陰。南風由田野上吹來，把那拖着很長的柳條，吹得像綠浪似的盪漾，人站在堤上，却是很涼快。曹四老爹身上一舒適，肚子裏早晨裝下去的兩碗紅米粥，更是

消失了。眼前一片水田，稻秧長得尺多高，綠油油的曬在日光裏。田那邊一帶樹林子，露出四五排屋脊，有草房，有瓦房。屋頂上有三個煙囪在冒着午飯的煙。煙下幾間瓦草相間的房子，就是王玉清家了。他笑道：王家大姑娘，你真伶俐，家務事你談得這樣入情入理。玉清本來是一肚子委屈，人家這樣的稱贊她，她忍不住微笑了。搖搖頭道：鄉下姑娘，懂的什麼呀。曹四老爹道：大姑娘今年貴庚？她笑道：翻過年去就二十了。曹四老爹道：才十九歲，聰明聰明！蔡爲經那個女兒也是十九歲，不，二十歲了，我和她算過命，屬馬的。枉然進過學堂唸過書，簡直是個大混蛋。我們雖窮一點，但是大小是她一個長輩，她那裏會把我們看左眼裏呢？大姑娘，你就太知情達禮了。好了，你到了家了，回家去不要把生氣的事告訴你爸爸，傘交給我罷，我也回家了。玉清拿着他的傘，可不肯交還，笑道：你都走到我家門口，怎不再坐一會走？曹四老爹指着人家屋脊上的炊煙道：你看，我也該回去趕午飯了。玉清道：就在我家吃午飯得了，別的菜沒有，乾魚還有幾條，炒兩個雞蛋，也是家裏現成的。曹四老爹心想，她果然中計，益發把她穩住，別脫了魚鉤。笑道：不叨擾你們了，這荒月那家不是苦的，今天和你談了這幾句話，倒引起我一件心事。你爸爸是老實人，怎樣對付得了這樣一位調皮的東家？他言前語後，倒是打着你們的算盤的。天一天二，叫你爸爸到我家裏去談談。晚半天沒事，我煨上四兩大麥酒，招待他一下，曹四老爹在鄉下，愛管個閑事，但是吃虧的人，都喜歡我，我打盡了人間的抱不平。大姑娘，把傘交給我。玉清更是將身一閃

，笑道：四老爹，你嫌棄我家不乾淨嗎？你既有話和我父親談，正好就到我家去，怎麼又改日子讓他去呢？請罷。她說着話，下了堤，步過跨着兩岸的一條木板橋。四老爹站在堤上，跌了脚道：我不該交這把傘給大姑娘，倒是作了押帳了，木橋上我還是不便搶這把傘，我只好跟着你走了。玉清見把這位小紳士請到了，這是自己的勝利，這就帶了笑容，在前面引路。玉清的家門口，是一塊乾菜地，她父親王好德，在這裏種了些豇豆王瓜，上午閉着，鄉下人不肯休息，拿了幾根草繩，在菜地裏纏綁王瓜架子。玉清撐了傘跑到面前去叫道：我們家有貴客，曹四老爹來了。說着，低了聲音道：他有要緊的事來和你商量，我留下他吃飯了。王好德上身穿件短袖的白粗布褂子，一頂破草帽，還遮不了整個腦袋的陽光。衣服都讓汗濕透了。他也正需要着涼爽一下。這就離開了菜地，在路頭迎着來賓道：四老爹有工夫光降到我茅棚子來？真是請不到的呀，請家裏坐，請家裏坐。曹四老爹點點頭道：王二叔，你是勤快人，一刻也不閑着，草是剛剛耙過去，也可以休息幾天。種莊稼人都像你這樣，天下太平，五穀豐收。王好德見他相逢就是一陣誇贊，也很是高興。笑道：承您老看得起我，無用的人，也只好多賣一點力氣罷。說着，將曹四老爹向家裏引。這是幾戶人家合住的一幢莊屋，王好德開了個便門，正對着菜園。進了便門，是個過堂，擺下了簞子、磨子、風箱，屋橫梁上架着水車，算是個農具陳列室，也是作米的工廠。屋子中間擺了一張四方矮桌，兩條矮凳，也算是客廳。他下穿藍布短腳褲，束了根青布腰帶，褲帶子上倒掛着旱烟袋，和一個小葫

蘆做的烟盒子，這就都取了下來，先在旱烟斗上裝了一袋烟絲，將手掌揉擦了一陣烟袋嘴，笑道：四老爹，先來兩袋旱烟，我給你找紙煙去。他們家黃土牆上有個大竹釘子，掛了一圈蒿草繩子是終日燃燒着的，代替了火柴。他順手也取過來，都交給了來賓。四老爹笑道：王二叔，你不用張羅，我是來和你談心的，不是來打攪你的，我生平有個習慣，不吃寒苦人家，你叫你們大姑娘泡一壺清茶我喝就行了。王好德聽了他這話，更覺得人家是抱了同情心而來，越是高興，走到隔壁廚房裏去叮囑了一陣，方才出來。曹四老爹抽着旱烟，閑閑的談着。心裏一方面打着主意，本來此行並無問題，如何找得出要緊的話來，但沒有要緊的話，平白的到人家來候着吃一頓午飯，那又太不像話。他和王好德抱了矮桌子角坐着，將薑子香掛在桌子角上，不時的取來燒旱烟袋頭。王好德倒是忍不住了，問道：聽我們女孩子說，四老爹由我們東家那裏來，蔡大老爹談起了我的欠租吧？曹四老爹點點頭道：是的。你家大姑娘，不是爲了這事到蔡家去的嗎？不過他現在只是和你們要欠租，別的說不出來，你再拖他四五個月，到了秋季新稻登場，他新帳舊欠，一齊和你要，你若不照他的話辦，他就站在有理的地方，收你的佃。雖然那是四五個月後的事，臨時想法，那怎樣來得及？我今天來的意思，也就是這樣，你馬上就想好了法子，讓他驚不住你。王好德伸手亂搔着頭髮道：我的天！我現在吃飯，還是三餐吃兩餐雜糧，讓我想法子這個時候還欠租，那不是說空話嗎？四老爹，你是前朝軍師諸葛亮，後朝軍師劉伯溫，你替我想個法子。說着，他抱起拳頭，連拱了幾

下。曹四老爹笑道：我既出來打這個抱不平，當然我會和你出點主意。現在第一層我是在你東佃兩邊，多跑幾趟路，把你們的感情先搞好。第二，我就要他少收你一點欠租，你也多少交出一點。你不是有兩口豬嗎？這上面總可想點主意。王好德聽了這話，覺得他也沒有什麼出奇之處，可是他存了一番好意來，總不能說他出的是壞主意，也就隨了他的話敷衍一陣。不過他的女兒，對曹四老爹的印象非常之好。已燒好一鍋開水，把自己家裏收藏的茶葉末子，泡好了一瓦壺茶，提了出來。另手拿着兩隻粗飯碗，都放在桌上。先斟了一碗茶，兩手捧着，送到來賓面前，笑道：四老爹，先喝碗茶罷。你爲我們的事受累了。我洗乾淨了鍋燒的開水，碗也洗乾淨了，茶裏準沒有油腥味。曹四老爹欠身道謝。玉清走開向廚房裏去了。曹四老爹笑道：王二叔，你這位大姑娘，聰明伶俐，實在是好，你有福氣。王好德歎口氣道：女兒好有什麼用，年一年二，就是別家的人了。我也是因爲她在家是個幫手，沒有向她婆家提過喜事。但是女大不中留，也留不住多久了。曹四老爹正是感到談欠租的事，有些詞窮，話提到別的方面去了，那就很好，接着問道：姑爺家很好嗎？王好德道：也是莊稼人。當然比我好些，自種自食的田有幾畝，不過還是不夠吃，也就爲這個，我辦不起嫁裝，他們家也辦不起喜事，就誤了兩年，有是有這話，今年冬天，他們要娶過去。我打聽打聽，他們只養一口豬，還不如我呢？這喜事怎麼辦？說到這裏，玉清不知在那位鄰居家裏找了幾根紙烟來，跨過門，聽到這話，她又縮腳回去了。但沒有一分鐘，她還是將紙烟送到桌上放着，笑道

：四老爹，這煙不大好，你勉強吸罷。然後回轉頭來，向她父親瞪了一眼，低聲道：你談欠租的事，就說欠租罷，亂扯些什麼。王好德道：是啦是啦，我不亂扯了；我也不過是因話答話。玉清把臉子繃着，上眼皮垂着，撅了嘴道：因話答話？哼！說着，她還是進廚房去了。曹四老爹看她這樣子，竟是不願談婚嫁問題。自己用了許多政治手腕，才博到這位姑娘歡喜，可別得罪了她。廚房正在隔壁，正傳來一陣臘豬油煮小白菜的香味。這個日子吃老豌豆，新萹萹，半老王瓜，天天不換樣，口也吃得膩了，小白菜就成了很好的東西，尤其是臘豬油煮的，他首先嚥了一陣口水，然後興奮地拍了一下桌沿道：王二叔，我和你想得一個主意了。

### 第三章 興風作浪小紳士

這句話，當然是曹四老爹故作驚人之筆。但是王好德聽了這話，就不免瞪了眼睛向他望着，靜等他的下文。他笑道：有錢的人，算盤是打得很精的。你現在不是沒有稻子交欠租嗎？他那個老收租子的老地主……王好德向他搖搖手笑道：四老爹，你千萬不要說這個可怕的名字，我們蔡大老爹，就怕人家說他是地主。四老爹笑道：這是新來的摩登名詞呀。他怕聽有什麼用？縣政府，縣參議會，口裏說，筆下寫，動不動就是地主、佃戶、貧農、中農、自耕農。王好德給四老爹在粗飯碗裏斟上了半碗茶，然後在自己碗裏也斟了大半碗，那佈滿了粗



網紋的手，一把抓起碗來，向口裏倒着茶，骨都一聲，把碗裏的茶喝了個乾見底，然後放下碗來將手按了一按碗沿，笑問道：貧農中農，那名字我猜想得出。像我吧，總是個貧農了。什麼叫自耕農呢？曹四老爹道：那就是我們一句俗話，自耕自食的莊稼人。自己有田，自己種着，這就叫自耕農。王好德一拍桌沿道：哦！這就叫自耕農。人家讀書作生意，都是想升官發財，但是我王好德沒有這個想頭，只要作個自耕農，有這麼一天，叫我坐金鑾殿作皇帝我都不幹。曹四老爹笑道：作個自耕農還不是苦人兒一個，爲什麼有皇帝都不願意做呢？王好德道：四老爹，你是沒有給人種過田，你不知道這個滋味。單說我們這江南地方的莊稼人吧：正月尾上浸種，二月尾上種秧田，三月裏放水，四月初裏插秧，親手把一粒粒的稻子，變成了綠滿田野，那不是我們一把血汗？那時，下過幾場好雨，曬過幾天好太陽，秧長得一尺多長，先就是一陣高興，年成好，五六月三個月，田裏是肥幹子、綠葉子，一天比一天長得好，直到八月中秋前後，稻穗子長了四五寸長，看了心裏真是好受哇！打下了稻子，整擔的向倉裏挑了去，真是人生吃喝穿戴，什麼不出在裏面？可是到了東家到門，一算租稻，這就讓人心裏涼了半截，那堆在倉裏黃澄澄的玩意，至少人家也得了一半去呀，人家的田，人家也要還糧納稅出派款，不能說人家一些也不應當挑去，不過一手養出來的東西，讓人家分走了一半，當時心裏總有點說不出來難捨難分的味道。若是我自己的田，我種多少，收多少，說到還糧納稅，那是老百姓應盡的本分，又不要一把拿了出來的，更比交租的數目，要



輕得多了。我雖沒有做過自耕農，我想收稻子進倉的那陣子高興，想到今年這陣汗沒有白流，那實在是比坐金鑾殿還有味。曹四老爹笑道：你沒作過自耕農，你也沒有坐過金鑾殿呀。你怎麼知道那滋味不如這滋味呢？王好德道：話扯遠了，不要去談那些了，還是談本等的話罷。你說我沒有稻子交欠租，應當怎麼辦？曹四老爹取了一枝紙烟，口裏啣着，伸到桌子角上，就着蒿草繩子上的火吸燃了，抬頭噴出一口烟來，三個指頭捏了紙煙轉動着。他笑道：你窮，我知道，前後村子裏人知道，蔡爲經有什麼不知道的。他現在逼你要欠租，一來呢，要一升是一升，要一斗是一斗。二來呢，也怕你陳租不清，新租又欠。你若是現在給他寫下一張欠條，約明到了新穀登場，新舊租稻，一併交付，他也就和你爲難了。而且這個日子和他寫下欠條，還可以請他抹一點零。王好德道：我真是交不出來，他也不會爲了幾擔租稻和我打官司，寫張欠條，也許交代得過去，到了新穀登場，新舊一把交，那不又把我繳個精光嗎？曹四老爹將右手一個食指，指了自己的鼻子尖道：鄉下要我們這班人作什麼的？到了那個日子，你少不得擺下一桌請東酒，找上幾個紳士作陪客，然後和他一講情，一借二讓，總可以留下一點東西給你，作東家的人，也真不能把佃戶餓死。現在你寫張欠條，得自在兩三個月。要不然，你今天送雞，明天送鴨，後天送蕎麥豆子，東西去了，他在帳上，沒有刨除你一粒租子，你是明暗兩吃虧，你想我這話對不對？王好德聽他說得頭頭是道，不住點頭。一會兒玉清出來，擦抹桌子，接着送上菜碗來。曹四老爹猜個正着，正是一碗乾魚，一碗

韭菜煎雞蛋，一碗小白菜，一碗煮老豌豆。另外一隻小瓦壺，四週黏着草灰，正是由灶籠裏煨熱了酒取出來的，送到桌上，就有一陣濃烈的酒香襲人。曹四老爹搓着兩張巴掌向她笑道：大姑娘，真是打擾你了。這菜都是你做的？你看，做得多快，又多乾淨！玉清雖明知道他這話是溢美的，因為四隻碗，就有三隻粗陶器，黑黝黝的，談什麼乾淨。不過這話由紳士一類的人說出來，那究竟是受聽的，這就站在桌子邊微笑道：怎談打擾這句話？請都請不到的呀。我們的事，還得請四老爹多多維持呀。曹四老爹已是被王好德斟上一杯酒，他左手先端着陶器杯子抿了一口，又香又熱和。右手拿了毛竹筷子，夾了一塊韭菜煎雞蛋，送到嘴裏咀嚼着，真是香鹹滿口，這和城裏人吃清蒸魚翅，是一樣地流芳齒頰的。他高興極了，偏轉頭來向王好德笑道：你看，你家大姑娘多聰明，還能說句維持的新名詞呢。她要是唸上兩句書的話，那還了得？王好德笑道：我兒子都沒有錢唸書，更談不上女兒了。曹四老爹道：那是難說的，女兒比兒子有用的，古往今來，也不少哇。王好德道：她婆婆二家全是窮莊稼人，她是怎麼個好法？曹四老爹又抿了口酒，又笑着說了句那是難說的。玉清因父親提到了婆家，他就不願站着，依然回廚房去了。曹四老爹也不一定恭維她，她既走了，就轉過話鋒，恭維王好德。弄得王好德益發的盡情招待，一小壺酒完了，再添大半壺。酒後，曹四老爹是吃了三碗飯，最後，還加了大半碗鍋巴粥。酒醉飯飽之餘，曹四老爹又談了一會，許下了許多願心，要過了布傘，方才告辭而去。這時，已是太陽偏西了，曹四老爹，將布傘撐着，頂

在肚臍眼上，擋了陽光。口裏念着千家詩：『因過竹院逢僧話，又得浮生半日閑。』很高興的回家。不過他這樣搞到的酒醉飯飽，也就是一餐，而且許了王好德的願心，也必得還，要作個管閒事的先生，自不能一次完畢。過了兩日，想得了個機會，在半上午的時候，向蔡爲經家走去，照着普通燒午飯鍋的習慣，這該淘午飯米了，到人家去吃飯，不可太接近了開飯的時間，那就形跡太顯然了。曹四老爹一路盤算着，向蔡家走了去。在蔡家大門口左邊，有口橢圓形的池塘，四圍有好幾棵大柳樹，和半圈雜樹。這時，全是佈滿了嫩綠色的葉子，太陽照着樹，反映得塘水碧綠。那不大有勁的東南風，由柳樹條子裏穿過來，在水面上拂着，水面起了層層的魚鱗紋。蔡大老爹今天上午，也許是算盤打得太累了，需要輕鬆一下。他正是背了兩手在身後，沿了塘岸，在柳蔭下面踱來踱去。曹四老爹走向前拱了兩拱手道：大老爹，今天上午得閑啦。蔡爲經笑道：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都是這樣子，無所謂閑不閑，我估量這塘的水怎麼樣？假如再下兩場大雨，田裏的水夠了，用不着把這口塘放乾，我就買幾百頭魚苗放下去了。曹四老爹拍了手道：妙極妙極，這纔是有意栽花花不活，無心插柳柳成蔭，我正爲此事而來，我路上有個魚苗販子，正託我找銷路呢。蔡爲經聽了他這話，想到心中一件事，不由得嘻嘻的笑了。原來曹四老爹，是四十以上的人，雖然趕上了學校教育，但他兒時，新學校依然沒有打進農村。他唸過一套四書，半懂半不懂，又唸過詩經書經，却是始終沒有和書的內容發生聯系，只有一本千家詩和一本增廣賢文，唸得滾瓜爛熟，而對賢文，尤能運

用自如。鄉下人把增廣賢文的形容詞，變成了書的簡名，叫着增廣，而且有個歌訣是：讀書不講，如唸增廣。蔡爲經到底是有錢子弟出身，唸過私塾，也進過幾年舊制中學，肚子裏是比曹公的墨水裝的更多，遇到曹公賣弄文學，就忍不住笑了。曹四老爹何曾解得，便問道：大老爹，你何以發笑？蔡爲經道：我覺得這樣好的天氣，不能遊山玩水，老是在家管着這些柴米油鹽，有點俗不可耐。曹四老爹道：府上的帳，不都歸大姑娘管嗎？蔡爲經歎了口氣道：真是一言難盡。她現在也爲自由平等的話宣傳得醉了，說個自助自立，這些家庭小事，那裏肯管，不過這樣也好，我沒有兒子，望她能和我作個兒子，支持門庭，我也就由她。據她說，她打算競選縣參議員，將來免不了還請四老爹幫忙呢。他一聽這話，將手拍着大腿，大叫一聲道：贊成之至，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，誰說姑娘就不能競選參議員。西洋有個什麼國，就是女子作皇帝，內閣總理是小姐，各部部长，有太太也有小姐，人家就是強國呀，據說就只有陸軍大臣海軍大臣用的是男人。蔡爲經道：這是那一國？曹四老爹正色道：真有那一個，報上都登着的。說到這裏，他走近了一步，低聲道：大老爹，你家非有一個參議員不可，你這麼些產業，大老爹自己又不大跑縣政府，有什麼事起來，政治上是缺少一點靠山的。大姑娘要競選參議員的話，我和她跑腿。蔡爲經站着出了一會神，搖搖頭道：恐怕不行，她年紀太輕了，而且這筆運動費，恐怕也很是不少。曹四老爹道：要花錢幹什麼？多有幾個人跑路就行了，這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完的，上午大老爹沒事嗎？我陪你談談。他說着

，也不管主人是否同意，他竟是走在主人面前，引着他向屋子裏走。蔡爲經也是因長日無事，很覺無聊，既然有個人來談談，倒也可以解悶，就陪着客到他那間身兼數職的書房裏去。曹四老爹放下手上的布傘，又作了沉重的顏色，問道：大姑娘真是要弄個參議員作？蔡爲經笑道：我是說着玩的罷了，終不成二十歲的姑娘都去當參議員，把鄉下這些紳士都放到那裏去？有些親友，倒是和我商量過，讓我出來，大家也都說了要支持我。不過人家不會白支持的，總要送些禮，錢少呢，無所謂，我就搞着玩玩罷，不過真是讓我搬出整細的鈔票來談這個事，那我又犯不上了。他說到這裏，也就提起了情緒，在那書架子下層雜貨攤上，找出了一盒紙煙和一盒火柴，放到帳桌上來敬客。他自然還是坐在那錢櫃子上，曹四老爹原是要來搞賣魚苗的，有了大題目，那還談小事。他橫頭坐在木椅子上就談起選舉參議員的事來。這種事情，正是曹四老爹這路閑人的話題，一天也不知道談過多少次，當然說的情形透澈。蔡爲經也聽得很是夠味。最後，他指出，有一千五六百張票子，可以當選。蔡府上本家，一定支持本姓大老爹，可以收到三四百張票子，蔡府上親友方面，也可以拉兩三百票子，本保上可以出三四百票子，這就差不多了，只要再想法拉別保一二百票子，就萬事齊備。本保，有幾個人跑跑路，沒什麼不成的，別保呢，姓曹的就可以想法。四老爹交代了個八成，伸頭看看窗子外的太陽影子，就站起身來撲撲身上的煙灰，笑道：談着有趣，把大事都忘記了，我該回家吃飯去了。蔡爲經笑道：談到了這個時候，當然在我家裏吃飯。我也沒有告訴家裏預

備什麼菜，不會費事的。他說着話，站起身來，伸了一隻手橫攔着，倒是有相當的誠意。曹四老爹歪了頸子望了他笑道：我真的打擾大老爹？蔡爲經笑道：這有什麼真假？一頓飯也算不了什麼。何況我還是真有話和你談。曹四老爹兩手一拍，笑道：你看我只管談競選的事，把另外一件正經事忘記了。就是貴佃戶王好德，到我家去過，他說欠你老的租子沒給，一直要拖到新穀登場，那太不像話了，他說願意寫着借條，多少認點息錢，新稻出來，新舊一併奉還。我當時就痛罵了他一頓，說他這太不對了，去年的租稻，放到這時不給，還要借幾個月，收租的人，壓下了一年稻子不賣，是那幾個少數的利錢，補得起空子來的嗎？蔡爲經聽他所說，完全站在自己一邊，很是高興。因爲拿出來的那盒紙烟，已經是吸完了，又在雜貨架子上雜貨堆那裏摸索了一包烟出來，抽出一枝，含笑送到他面前。曹四老爹一想在這裏吃飯，是絕無問題的了，於是高高興興的坐下，湊合着主人的意思說下去。主人也在高興之下，否認王好德寫借條的行爲。他吸着煙沉思了兩分鐘道：王好德這傢伙，外號叫王好老。他老婆又是長年多病，一點治家的經濟原則沒有，倒是真窮。不要他寫借條，問他要租子，他有稻子交出來嗎？曹四老爹眉毛皺了兩皺，口裏嚙了一下嚮，表示了他躊躇的樣子，而且還有些悲天憫人的神氣，這就又帶了三分愁苦的樣子向主人道：我到他家去過，他家的確是窮。現在說他們還可以盤出錢來的，只有他家南口豬。可是這豬還不到三四十斤重，作不了什麼大事。大概到了秋季收割的時候，這豬也就勉強可用了。蔡爲經道：這倒讓我



想起了個辦法。他寫借條就寫借條罷，但是他必須在借條上贅明一句，他一定是把豬養得肥大了，就賣豬還我的租子。曹四老爹心裏跳了幾下，眼睛又釘了主人一眼。微笑道：這個辦法很好。不過他家有兩口豬的事，大老爹不要說是我說的。蔡爲經哈哈一笑道：他家到我家這樣近，他家餵了兩口豬，我都不曉得嗎？說着話時，蔡家的小長工，來請主客吃飯。主人就問煨了酒沒有？小長工道：煨了兩壺呢。曹四老爹立刻閃動着兩條眉毛，笑道：酒不必了，酒不必了，以後我和大老爹跑腿的事多着呢，必須遇茶喝茶，遇飯吃飯纔好。口裏說着，跟隨主人上小堂屋。究竟財主人家，作風不同，桌上擺下六七隻菜碗，除了素菜不算，中間就有一碗王瓜段燒肉。乾魚雞蛋，這樣大戶人家更是有的。賓主共坐下來，主人提了小錫壺和客斟着酒。這個不速之客，端着小瓷杯子，刷的一聲，乾了那杯。然後舉了空杯子道：我還沒喝酒，不是醉話，我就是蔡府門上一條狗，大老爹有什麼事，只管叫我，我是一呼就來。還有什麼人欠租欠款，你都交給我，我全盤和你老代催，還是銀錢不過手，你就是我們這一鄉的一尊活佛，我們不能不擁護您老呀。這樣說着，連站在一旁的小長工都張了嘴笑着。曹四老爹向他正了顏色道：小兄弟，你不要笑。你是人在福中不知福，你能在蔡府上作長工，你是造化，不說別的，單是每天這一粥兩飯，現在我們鄉下，有幾處人家可以照辦，你們在蔡府上作工，要多多賣力才對呀。這話說得主人非常的受聽，不住的點頭。曹四老爹笑道：大老爹，有道是近水樓台先得月。王好德離府上最近，他有了錢，決讓他躲不了。就是明



天罷，我先到他家和他說說，讓他把借條先寫好，下次我下午來了，免得又打擾你的中飯。蔡爲經笑道：一頓便飯，你不要太認真了。上次賣稻子，買賣沒有作成，你也就吃飯走了，我三姑娘就埋怨我沒有留你呢。曹四老爹道：哦！我還沒有見到她呢，該向她謝謝。蔡爲經道：她去拜姨父的壽，還沒有回來呢，她就喜歡在她姨娘家。一來呢，他兩口子都喜歡她。二來呢，他家到縣城只有三四里路，買什麼東西都是便當的，小孩子順腳溜着就到城裏去玩玩。我總勸她少去，她那裏肯聽？曹四老爹道：至親骨肉，那又何妨！三姑娘若在縣裏唸書，令親也多個照應。蔡爲經道：下半年，我那姑爺中學畢業了，也許他們家要提到辦喜事。孩子們說是結了婚以後，一路到南京或北平去唸書，這也好，省掉我許多心事。他說心事，也就真有了心事，端起杯子要喝不喝的，只管出神。曹四老爹以爲他還是惦记王家的欠租，隔了桌面，豎起巴掌，正了顏色道：王家的事，我一定上心，要不，我今天下午就去一趟吧。主人見他如此上勁，復又笑了。

#### 第四章 數日奔波一借條

鄉下的紳士們，奔走各莊，挑撥是非，也和解是非。他們的第一個目標，自然是弄幾個錢花。第二個目標，就是隨時去白吃白喝。這樣既可以省掉家裏一頓，而且還可以增加些營養。吃人家事主的，總比吃自己的好些。所以曹四老爹在蔡家吃飯時，他又約着要到王好德

家裏去。這樣，他又可以在王家吃一餐了。當午又是個酒醉飯飽，和蔡爲經說到太陽偏西，方才回家。次日，又有燒午飯的時候去見王好德。這老農是剛由田裏耘草回來，兩條腿上，兀自黃水淋漓。夏天在水田裏工作的人，穿衣服是熱，不穿衣服是曬，於是在肩膀上搭了一塊藍布圍巾，和頭下的草帽相配合，遮蓋了半截身子。王好德走到便門口，站在一棵柳樹蔭下，將耘草小耙子，靠了樹幹放着，那塊藍布圍巾汗濕透了，像是水洗過似的，他揩着那圍巾上的汗，像漏斗眼裏的水向下淋。然後手拿了草帽，在胸脯面前扇着。曹四老爹收着他撐的布傘，慢慢的走到面前，笑道：王好老，辛苦了。王好德聽他的稱呼，又客氣了一點，顯着彼此交情進步了。笑道：四老爹，你大概又爲我們的事忙着了，快請家裏坐。曹四老爹一聽這話，人家就有相敬相親之意，於是笑道：我們至好，跑幾步路算什麼。說到這裏，他走近了兩步，對着王好德的耳朵，低聲道：有錢的人，脾氣大，話也難說。爲你這欠租的事，我到蔡家去了兩次，可以說我是說得舌敝唇焦。到了昨天下午，總算有點眉目。唉！這種地主，真可以叫聲打倒！他說到這裏，還表現了他意志的堅決，將脚在地面上重重的頓了兩下。王好德看他這樣子，當然是十分同情窮人，也就滿臉表現了興奮的顏色，向他抱着拳頭，連說四老爹你是好人，你是好人。他說過第一句，想不出第二句來換着話說，所以第二句還是那四個字，第二句說完，第三句依然變不出花樣來。還是曹四老爹不肯失掉機會，點了頭道：我們到裏面去談罷。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？他又抖了一句文。當然，這種文言，王

好德是懂得的，就引了曹四老爹進門。他的作風，和上兩次有點不同，他坐下之後，就將蔡爲經大罵了一頓。王好德坐在旁邊，倒不好說什麼。直等他罵了二三十分鐘，王好德笑道：四老爹，你也不必生氣，我欠他租子，乃是真情，我只能說我沒有錢沒有糧還他，我並不想賴他的。曹四老爹點了兩點頭道：王二叔是天生公道人，肯說這種話。不過在他那意思，你光是承認欠他租子，那還不行，你得和他辦點手續。王好德連點了幾下頭道：那意思我明白，上次四老爹也和我說了，無非是讓我寫一張欠條。我就照寫給他罷。曹四老爹見他這樣慷慨的答應了，倒爲之默然。今天王家沒有預備紙煙招待，只是主人取下腰帶上掛的那枝旱煙袋，放在小桌子角上。曹四老爹對於這種招待，倒是將就了，取過旱煙袋，在旱煙袋上掛的煙荷包裏，撮上些煙絲，慢慢的在煙袋頭子上放着。他是在借了這個緩慢的動作騰出工夫來想心事。王好德取過牆上掛的蒿草香繩，給他點着煙。笑道：爲了我們窮人的事，老是讓你這樣費神。我們將來是怎樣的報答你呢？曹四老爹笑道：言重言重。我在鄉下，承大家看得起我，遇事都要我跑一兩趟腿，我怎能不盡力而爲，借條，我今天先和你起個稿子，唸給你聽，等你同意了，我再拿去給蔡爲經看，他沒有話說了，然後我親自帶你到蔡家去當面畫押。王好德哎呀了一聲道：那要四老爹跑多少次路呢？他搖搖頭笑道：那倒不要緊，我又不種莊稼，什麼時候，也是閑着的，不過這樣一來，少不得又要叨擾蔡家和府上兩餐飯。王好德笑道：那也太值不得說了。四老爹爲我們的事跑路，難道還要你餓肚子嗎？不過沒有好的吃

就退了。曹四老爹一聽這話，這邊的飯食，算也有了着落，大爲起勁，就叫王好德到鄰居家去借了一副筆硯，和一張草稿紙來。他伏在桌子上，口中唸唸有詞，起草了一張借條，連滄帶改，費去了三十分鐘的工夫。然後放下筆來，將手一拍桌沿道：這一張借條，寫得四平八穩，你們兩方，都沒有什麼過不去的。我唸給你聽。於是兩手捧了紙條唸道：

爲立借條事，立借條人王好德。茲因去年應交東家蔡大老爹印爲經名下租稻，欠有七石五斗整。理應早日交清。奈因家中用途不湊，將租扯用，至今未曾交割，十分抱歉。現經中保說合，一俟秋穀登場，一併交還。在拖欠期間，當按租週息二分起息。家中養豬兩口，可作保證。恐口無憑，立此爲據。

立借約人王好德

保人曹虎翔

王好德在一旁靜靜的聽着，問道：四老爹，怎麼把我兩口豬也拉扯在內呢？曹四老爹笑道：這不過一句空話。譬如我也寫在上面作保，你交不出租來的時候，蔡大老爹還能拉我去當租稻嗎？王好德點點頭道：四老爹說得是。借條上只寫了把豬作保，並沒有把豬抵錢，豬和人一樣，只是作保罷了。不過這二分起息，從那時起呢？曹四老爹笑道：你什麼日子立借約，什麼時候起息，這還用得着問嗎？王好德又點了兩點頭道：不過四老爹說可以抹零，現在並沒有抹零啦。曹四老爹笑道：你真是個老實人。在字面上，你落得君子些，到了交租的時候，你請上一桌酒，邀上幾位中人。世界上決沒有作中人偏着東家的，那時候大家和你一說合

，當然是要東家大大的推讓一番，豈但是抹零而已。王好德手摸了下巴，想了一想，問道：這樣子辦，自然是好，但是四老爹的借條上都說了，口說無憑，這將來和東家辦交涉，口說有效嗎？曹四老爹將身子一扭，扭得連頭也轉了兩個圈子，笑道：那絲毫沒有問題，我姓曹的給人作一件事，一定前前後後，都顧個周到。說着，先伸手拍了兩下胸膛，然後又豎出個大拇指來，半昂着頭，臉色板得端端正正的。王好德看他這副神氣，也就很是相信。正好玉清提了一籃子菜回來，臉上晒得紅紅的。她將頭上搭的一條濕手巾取下，一路叫着好熱進門。看到了曹四老爹在座，立刻笑着相叫。四老爹笑道：大姑娘，你看，我又趕着吃午飯到你家，少不得要打擾你家了。你臉腮上晒得這樣紅，快去涼涼罷。玉清站着出神了一會。她把菜籃子放在面前地上，將腳踢了一下籃子，正了臉色道：爲洗這籃子菜，真倒霉。說着，她又噗嗤的笑了。王好德道：你遇着了什麼事？玉清道：我在塘裏洗完了菜，提着籃子回來。遇到兩個人，倒也是紳士的樣子。有個五十上下的人，只管對我望着。我看他那末大年紀，嘴上一把黑鬍子，也沒說什麼，我低了頭走我的。另外有個三十來歲，穿了短衣服走路，手上還搭了件長衫，是個斯文人。他倒和我點了個頭說，三姑娘，你真勤快呀。這位老先生姓馮，我們到府上去拜訪蔡大老爹的。我才想起他們認錯了人。那個馮老頭子，誰是蔡大老爹的親家翁。我一扭頭就說，我不姓蔡，我姓王。我也不再理他們就回來了。曹四老爹道：那個黑鬍子，是長方的臉，額角上有個大黑痣的嗎？玉清道：對的。曹四老爹兩手一拍道：

這傢伙是個酒罈子，和我比過兩回酒，真不錯。他會親家來了，少不了大喝兩場，我找他去。王好德道：你在我這裏吃午飯呀。雖然我沒有蔡府上的菜好，我倒是誠意的。曹四老爹紅了臉笑道：我並不是去趕他一頓吃，我和姓馮的有話交代。下午去，恐怕他走了，我這就去，順便也可以把你們的事解決了。說着，他把寫的那張借條，揣進衣袋裏，然後將放在桌子邊的布傘撈起，起身就走。王好德因他來了，很出了一番力氣，茶也沒有喝一碗，甚不過意，直送出大門外來。曹四老爹想到馮老頭來會親家，蔡府必是盛大招待。自必雞肉魚蝦好菜全有，中午雖來不及燉鷄湯，而他們家子雞也不少，這時候新辣椒正嫩着，必然是炒辣子筍鷄，還有瓠子燒肉塊，他心裏幻想着這可口的好菜，眼望天上的白雲，就像一塊大肥肉，早是魂飛到蔡家的飯桌上，後面有人相送，他並沒有理會。他一口氣跑到蔡家大門口，就遇到小長工提了小籃子向外直跑。問道：匆匆忙忙，要向那裏去？小長工道：我們親家老爺來了，上鎮市上去買些新鮮肉回來。天熱，案子上，肉不會多，去晚了，怕買不到呢。他說着話，更不停留的走了。曹四老爹心裏暗暗叫了聲活該有口福。奔到蔡爲經書房門外就叫道：大老爹，你吩咐我的事，我已經辦來了。這些佃戶，沒有一個成人的，我和他說了多少話，他才……說着話，他已走進了屋子。看到一位長方臉黑鬍子的人，立刻將布傘向旁邊一丟，抱了拳頭，深深的作了三個揖道：馮二老、彩堂先生、馮參議員、我們的民意代表。這位馮彩堂縣參議員經他這一番恭維，也就有禮相還。笑道：幸會幸會。我給你介紹，這是劉百立參

議員。他說着，指了一位同來的中年漢子。曹四老爹又是一陣揖，笑道：難得，遇到兩位民意代表，我得多多請教。他週旋了一陣，也不問主人是否相留，就坐下來了。蔡爲經對於這位縣參議員親家，倒是欽佩非凡的，他這時在屋子裏陪客，並沒有工夫談欠租問題。但看到馮彩堂對姓曹的，很是客氣，他也就不置可否了。好在曹四老爹在鄉下是個萬事通，兩位來賓無論說什麼，他也可以幫腔，南天北地，足談了兩小時。主人除了茶烟供客，還有乾果碟子佐茶，說久了也並不淡口。接着就是大長工來相請，到堂屋裏去午飯。曹四老爹這才打了個哈哈，站起來道：只管和馮劉二公談話，把時間也忘記了，我當告辭。蔡爲經道：你當和我陪客，怎麼說走的話？曹四老爹把丟在牆角上的布傘拎了起來，笑道：不，我回去還有點事。我也得把正務交代交代。說着，把口袋裏寫的那張借條草稿取出，遞給蔡爲經道：大老爹，你看，還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嗎？我原來寫的比這還要切實些，王好德那傢伙狡猾得很，他雖然不認識字，他要我一句句的唸給他聽，我只好改成這個樣子。蔡爲經看了看，點着頭笑了。馮彩堂問道：曹先生什麼大手筆？親家看了，甚爲贊成。蔡爲經就遞了過去給他看。馮彩堂看過之後，手裏拿了紙條，另一隻手摸了鬍子，微微的搖擺了頭道：將豬作保，這是創舉，不必了。佃戶若是好佃戶，有這張借條，也就不再會拖欠，若不是好佃戶，將來和他理論起來，這借條倒見不得人。人家看了，說是東家太兇，連佃戶兩隻豬都計算在內。蔡爲經笑道：這原不是我的意思，這筆就免了罷。曹四老爹笑道：二位可說宰相肚裏好撐船，寬

宏大量。見了王好德我當宣佈二位的德意。好罷，我明天引他來寫借條畫押，告辭告辭。說着，連連拱手。蔡爲經笑道：全鄉下的人，都吃過午飯了，你打算到那裏去。你若走了，不是客氣，倒是見外了。曹四老爹提着手上的布傘，搖幌了幾下，作個沉吟的樣子。笑道：好罷，那我就叨擾罷。改天我也得請請兩位民意代表。馮劉二公在這裏多玩兩天嗎？馮彩堂道：我們是路過此地，順便就看看我們親家。說着話，大家一同走到堂屋，堂屋正中間，拉開方桌子，將椅子圍着，桌面上擺滿了菜碗，碗裏的菜，都是堆起來的。桌角上放了一把瓜式錫酒壺。四老爹嗅到一陣肉香，又嗅到一陣酒香。他也不知什麼原故，嘴裏的清涎，立刻充滿了，他咕嘟一聲，伸着頸子咽了下去。主人一陣謙讓，引客入座。曹四老爹扶起筷子，嘴裏沒工夫說話，倒是安靜了，他準有十五分鐘不會開口說話。還是那位劉百立參議員引起了話鋒，他笑道：我今天到這裏來，幾乎鬧了個笑話。我把一位洗菜的姑娘，當作蔡小姐招呼，我在縣裏，遇到過蔡小姐的，本來她是個學生裝束，怎會鄉下打扮呢？但我當時沒有想到這是錯了。馮彩堂笑道：我這位未過門的兒媳，我也見過兩面的。連我也認錯了，何況你呢？曹四老爹正想說什麼。蔡爲經先搶着答道：十八九歲的女孩子，相貌身材，大致總是那樣。親家，你那兒媳婦，非常的好強，她就怕人家說她和鄉下姑娘一樣。她的理由，鄉下姑娘，都是沒有知識的。馮彩堂微笑着，點了兩點頭道：若根據這一點，倒是說不通的，現在時代是變了，不要瞧不起鄉下人啦。曹四老爹舉起酒杯來道：好！馮參議思想平民化，恭賀



一杯，說着端起杯子先乾了。馮彩堂當然也就陪着他乾了這杯。他自提着酒壺，將杯子滿上了，又對劉百立道：先生當參議員是我們這一縣之福，年富力強，自不必說了。光是先生的大號，百立兩個字，就適於建國，恭賀一杯。劉百立道：兄弟不會喝酒。曹四老爹笑道：那麼先請用點菜再喝。他拿起筷子，對菜碗裏連連指點了幾下。先夾了一塊半肥半瘦的肉吃了，然後又夾了一塊雞吃。見別人還是不喝，他笑道：劉議員隨便，兄弟先乾了。說畢，把杯子端起來一飲而盡。而且表示了他的努力，將杯子喝得刷的一聲響。但是桌上人只有報之一笑，並未同乾一杯。曹四老爹覺得今天這頓午飯，是整個月不遇的良機，他並不放鬆，在四面八方逢迎主客之下，鬧了個酒十醉，飯十飽。飯後，馮劉二人，倒真是要趕路，只談了會子話，也就告辭。蔡爲經笑道：我們兩親家，幾個月不見面，見了面又不能多談。馮彩堂道：我沒有什麼事，不過你那女婿，爲了下半年考大學的事，也許要來和你談談，現在孩子趕高中畢業的功課，分不開身。二來孩子又沒過門，總是難爲情，暑假的時候再說罷。蔡爲經知道是一句閑談，也就隨聲附和着，把客送出大門而去。曹四老爹還等那借條的結果，依然書房裏坐着。蔡爲經回來了，他向主人連拱了幾下手，笑道：多謝多謝，這頓好菜好酒，吃得我暈過去了。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。關於王好德欠租的事，您老意思怎麼樣？我明天把這事辦結束了。蔡爲經道：好，就照着你的話辦。我親家公說了，拿豬作保的事大可不必，我也就大方些罷。借條上他親筆畫了押，又有四老爹作保，也不怕他再短租的。曹四老爹

今天是心服口服，將那張草稿要回來，道謝而去。次日，他不便再吃蔡家的。午飯前些時候，到了王好德家，見了面就說：王二叔，我不便當打擾，你家吃什麼和我添雙筷子就行，什麼都不必預備了。吃完了飯，我們就到蔡家去辦完那件事。我昨天爲什麼趕了去，就是借了他親家公當面給他說情，讓他駁不下來。我說人家欠你糧食，並不欠你的豬肉，將豬肉作保的事給免了罷。他先是不願意，後來我說，你不肯，我就不管這事了，他才答應了。老實說，我們作小紳士的人，是替窮人說話的。王好德聽說，着實道謝了一番。他們家裏，原是吃大麥糊，就另外悶了一小鍋飯待客。沒有菜，也炒了兩個雞蛋，和一碗小毛魚乾。酒是王家儲藏的，也煨了一小壺。這是曹四老爹奔走借條最後一次收穫了。飯後，雙雙到了蔡家，當着蔡爲經的面，寫好一張借條，由王好德畫好了押。四老爹作保的人也畫了押，將借條雙手交給蔡爲經。他將借條從頭看了一遍，點了頭道：這事就這樣解決了。王好德，這是四老爹的面子，要不然，我是不能答應的。到了新穀登場的日子，我是根據這借條說話，那是不能再打插臺的。你把我的田，種成什麼樣子了，我作到理直氣壯，就要收佃的。王好德見了東家，向來就沒話說，口裏連稱是是。他心裏想着，東家有了這借條，只有更厲害。這借條反造福於他，是不會有這個幻想的。

## 第五章 幾番見面總生嫌

藥爲經大老爹，作了地主兩代，什麼樣子的佃戶，他都有法子對付。他家裏穀米成倉，並不等了收租吃飯。租子收回來，賣了稻是放息，把稻子存在佃戶那裏，他也可以生息，所以並不爭取時間。這時取得了王好德一張借條，他倒是認爲滿意的。這就把這位老實佃戶放到一邊去了。王好德雖然明知到秋收的時候，要加重好多石稻的負擔，但眼前總免得受東家的囉唆，心上倒是輕鬆多了。正趕着下了幾天大雨，塘堰和田裏，水都滿了，至少是二十天以內不用忙田裏水，更是精神飽滿。這日天又陰着，滿天飛了像煙似的細點，雨落到地面，沒有響聲，但是門外的樹葉上滴滴答答向下滴着大水點。屋檐下不時卜篤一聲，落下積水來。天上的烏雲，幾乎低壓在村莊樹頭上，屋子裏陰暗暗的。他沒事，和大兒子玉發，坐在小過堂裏打草鞋。鄉下人打草鞋的工具是很簡單的，板凳頭上插着一根分岔棍子，人騎馬似的跨着板凳，將稻草搓了細條子，就可以在棍子上編織起來。這對於那個跛了一條腿的玉發作起來，尤其是稱職。父子兩人各跨一條板凳，說着話，努力地工作。玉發道：爸爸，趁着天陰無事，我們多打幾雙吧。天晴了，我送到鎮市上去賣，換些油鹽回來吃。王好德坐在他身後，看了他一下腿，嘆口氣道：我有工夫，還是讓我去罷，你還是餵這羣鴨，鴨大了，恐怕都看守不了。玉發還沒有答話呢，門外有人道：王好老在家嗎？那是個女子的聲音。王好德問了句那位，伸頭向耳門外望了去。他咳嗽一聲，立刻站起來。那正是東家的三小姐蔡玉蓉來了。她穿了件肥大腰身的新藍布大褂，光了腿子穿雙紫皮鞋，手裏正收着青布傘，洒脫傘

上的水點。向裏面點了兩點頭道：我聽說你們家養了一羣鴨。王好德笑道：不正提着這事嗎？陰雨天，三姑娘有工夫出來，請到家裏坐罷。說着，就伸手接過她的傘。他雖是滿臉笑容，可是心裏就想着，這樣的陰雨天，她不會無緣無故的來到佃戶家裏。已經不討租了，難道她反對寫借條要退回來？他一面想着，一面帶了笑容向屋裏讓着小東家。玉發跛了一條腿，手扶了矮桌子，笑着叫三姑娘。玉蓉走到屋子裏向兩條打草鞋的板凳看了看，隨身坐在王好德的工作地方。但她怕髒了自己的衣服，立刻又站了起來。王好德昂着頭向裏面廚房裏道：玉清，三姑娘來了，我們燒鍋水泡茶呀。玉蓉一擺手道：不用。我想和你們要兩對小鴨子玩玩。多少錢將來在租上扣罷。王好德笑道：這太不值什麼了。鴨子在後面小塘裏，三姑娘自己去挑，要那隻我們給你捉那隻。玉蓉見他父子兩人都是站着的，尤其是那跛子，斜了身子站着。她覺得這樣說話不好，將手在板凳上虛抹了幾下，又坐下了。笑道：不忙，我也是陰天無聊，出來看看，小鴨子等天晴再捉罷。王好老，我聽說你有一位親戚是個醫生，本領怎麼樣？王好德正是在矮桌子檯上取下了他掛着的旱煙袋。他左手拿了煙袋桿，在右手心裏一拍，歎口氣道：唉！是有這麼一位表弟，他是什麼醫生，買些草藥，熬煉了幾張膏藥，做些不乾不淨的事。玉蓉聽了這話，臉上泛起一陣紅暈，笑道：說是他內外科都行啦，還能治婦科的病。王好德搖了兩搖頭道：三姑娘，你是一位姑娘，話也不便對你說，他醫的婦科，是損德的事。除非誰生疥瘡，腿上生癩子，這和他要點藥搽搽，倒也不傷脾胃。玉蓉笑道：正

是我姨母家裏，有人生疥瘡，想和他討點藥，他住在那裏呢？王好德道：他好找，他住在小李家莊，外號百事通，只一問他這外號，沒有人不知道。他真名實姓李國才，倒有些人不熟。不過這種人，最好是不要惹他。玉蓉道：我又不找他，我那姨父找他，有什麼要緊呢。說着話，她把王好德接過去的布傘取了過去，起身就向外走。王好德不解她來去匆匆是什麼意思，家裏沒什麼招待的，也不敢挽留她，跟着後面送出門來，問道：天陰路滑，三姑娘向那裏去，讓我送送吧？她撐起雨傘來，頭也不回，隨便答道：我回家了。王好德站在屋檐下，看了她真是向回家的路上走，也就不送了。回到屋子裏，玉清手裏拉着鞋底，靠了門框站着，笑道：什麼意思？她冒雨來了，問了幾句不相干的話，她又走了。我就怕見她。有錢的人，衣服角可以打倒人。她對別人還好些，就是見不得我。我也不知道和她有什麼仇恨，她見了我就翻白眼。玉發笑道：那有什麼不明白？人家都說你長得像她，她不服氣，吃喝穿住有錢的人可以佔便宜，長得好，這是父母生的，有錢的人也可以霸佔嗎？玉清笑道：我也長得不好呀。玉發坐下來編草鞋，低了頭笑道：村子裏還給你們編了一句話呢，叫作二喬爭豔。玉清嘆喏的一聲笑道：不要瞎說，三姑娘聽了，她當面就會噴你一臉吐沫，她是太要面子了。玉發道：要面子？那才奇怪呢！她會打聽百事通的醫道。那是賣打胎藥的走方郎中，誰不知道？他們的母親劉氏，這時在隔壁廚房裏，聽了這話，便接嘴道：玉發，你當了自己妹妹，也是這樣亂說呀。我是身體拖不動，不然，我剛才應該出來陪三姑娘談談，天陰了她

跑了來總有意思。王好德道：不管了。她有事找我們，過一半天還會來的。玉清道：她不是和我們要兩對鴨子嗎？王好德道：天晴了，我和她送去，有事再說罷。遇到這樣的東家，我們只有忍耐一點。玉清收了嘴說道：這是你們不爭氣，若是由我作主，蔡家這個田，我就不種。劉氏在廚房裏插嘴道：不種這個田，我們這家人喝西北風過日子嗎？玉清道：爲什麼喝西北風，我們砍柴的砍柴，打魚的打魚，幫工的幫工，難道不能餬這張嘴。劉氏道：還有我們住的這房子，也是蔡家的莊屋呢。我們不種人家的田，人家還讓我們住在這裏嗎？你有本領，立刻在那裏去找個落脚地方？你說！玉清道：怕什麼？要爭這口氣，破廟裏、橋洞裏，都可以藏身，沒有藏身的地方，露天裏也可以過活。王好德道：你還是拉你的鞋底子罷，若是可以爭氣的話，不等到今日，早把蔡家的田丟了。話說到這裏，屋子外有人插了嘴道：好哇！五荒六月，你們要去佃哩。好德聽得出這聲音來，這是蔡爲經家裏的小長工，就迎了出來叫道：是二哥嗎？請進來坐一會子去罷。那小長工頭上戴了個大斗笠，回轉身來將手指着道：我是來找三姑娘的，她回去了，我也不坐了。好哇，你們在家裏沒有事，道論東家過陰天。你以爲東家的田會荒了沒人種呢。說完，他打了個哈哈，逕自走了。好德站在門口，倒是呆了陣子。玉發跛着跳了出來，皺了眉道：爸爸，你站在雨煙子裏發呆作什麼？話是讓人家聽去了，後悔也沒有用。王好德兩手一拍道：我怕什麼？作了一輩子莊稼，過了無數的大荒年，我還活着。怕的是你們娘兒三個，沒有一個伸得直腰的，不是病人，就是小姑娘。說

畢，歎了口氣，回屋子再去打草鞋。這一下子，他們都有幾分懊喪，就全不說話了。不過好德心裏是老想着，假如小長工回去和蔡爲經一說，他一定生氣，雖然不會爲了一句閑話就收了佃，可是平白地得罪這位東家幹什麼呢？打着草鞋全不是心事，勉強把那隻草鞋打完了，就走到大門外來望望，望着也是東家莊屋那個方向。心想，這時也許東家在生氣吧？陰雨天反正沒事，看看他去吧？不過無緣無故的去看東家，不也是招人疑心嗎？玉發在屋子裏叫道：爸爸，你怎麼又到雨裏去站着呢？他答應道：我看看田裏的水。玉發道：不用看，準夠半個月用的，進來吧。好德無精打彩的走回去，也不打草鞋了，拿着旱煙袋，默然的坐在板凳上吸着。心裏又在想着，東家也許正在生氣吧，那小長工平常就愛說話，這還不是加起許多醬醋作料，蔡大老爹聽着，必是氣上加氣，這筆帳記起來，到了秋天，借收欠租爲名，那就有詞收佃了。他慢慢的吸着煙，把這事想了下去，又坐不住了，二次走到大門外，還是呆呆的站着，向蔡家看了去。玉清站在他身後，歎了口氣道：你爲什麼這樣的怕東家，得罪了他，也沒有罰罪吧？爲了小長工那句話，你弄得坐立不安，痛痛快快你就到蔡家去認罪罷。王好德道：我認什麼罪，我是出來看水的。玉清拉了他的衣襟，向屋裏引着，笑道：好好的打草鞋過陰天，過出了你的心事來，不要緊，有什麼大禍，我給你們抗去。好德啾咕着道：你也是說大話救命吧？他坐到板凳上，又是默然的吸旱煙了。家裏人也知道他年年爲了欠租和東家辦交涉，已經辦怕了，說也無用，就不睬他。他納悶了一個下午。次日却是天氣放晴

了。清早起來，趁着籠裏的小鴨還沒有放到塘裏去，他就捉了兩對，將小籃子裝着，悄悄的送到蔡家去。走到二進堂屋裏，就聽到蔡爲經在大聲罵人。他嚇了一跳，心想，果然東家在發脾氣了。他站在屋檐下怔了一怔，只聽到蔡爲經罵道：我作一輩子人，都讓你毀完了！這事情你母女二人，要給我一個了斷，這丫頭惹了這禍事，她自己去了斷。王好德這聽出來了，是東家罵他女兒，與自己無關。但東家氣頭上，倒不好進去碰釘子，又站着聽下去。蔡爲經又道：她在那裏惹下來的禍事，到那裏去了，她就在姨父家裏作一輩子生日罷，她不應當回來。說着，咚的一聲，似乎是在拍桌子。東家是越罵越生氣了。他出了一會神，轉身却待要走。正好大長工由裏面出來，看到他籃子裏裝了幾隻小鴨，問道：送我們東家的？王好德陪了笑道：昨日三姑娘親自到我家去要的。大長工向裏面一指，低聲道：你不聽聽，東家正在發她的脾氣呢。王好德道：大老爹最是疼三姑娘的，爲什麼發這樣大脾氣？我還是第一次遇到呢。大長工道：誰知道是什麼事！三姑娘是前日由親戚家回來，少不得是花多了錢吧？小鴨子你放下，現在他父女們正是吵得不得了的時候，那有工夫玩小鴨子。王好德想着，既是他們家在鬧家務，也就不會管到佃戶身上來，放下鴨子，可就提了空籃子走去。在半路上，恰好遇到玉清牽着一條水牛，順着田埂上的小路，慢慢的走了來。王好德道：路還沒有乾呢，讓你大哥去放牛罷。玉清光了一雙腳，穿着兩隻舊青布鞋子，她抬起一隻腳來笑道：你看，我像打赤腳一樣，天陰好幾天，天晴了，還不趕快把牛牽出來溜溜嗎。你把小鴨子送給了東



家，人家說了幾句好話了吧？好德搖搖頭道：不要提起，東家家裏吵翻了天了。因把剛才所遇到的事，對玉清說了。玉清笑道：這樣的姑娘，也該管管。她很淡然的說着這句話，自牽了牛走過去。但是她走了幾步，却動了個好奇心，就順着繞往蔡家莊的一條小路，慢慢的走着。果然還斷續的聽到爲經的叫罵聲。她站着聽一陣，却是不大清楚。走到蔡家的牆根，這裏是他們的後門，正掩着半扇，可以在外面看到裏面的菜園子。玉清伸頭張望了一下，她自然是悄悄的行動，偏是她後面跟的這一匹水牛，不肯老實。他們這後門外，堆了一堆黃豆桿兒，上面還有些豆筴，水牛趁着牽的繩子鬆了，伸了頸頸子，就把黃豆桿兒嚼了一頓。玉清回轉身來，將繩子牽得直了，喝道：你倒是不客氣，遇着什麼吃什麼，東家知道了，幸你的肉吃。她這樣的叫喊着，驚動了門裏的人。門呀的一聲開着，正是蔡玉蓉。她見玉清穿着一件藍底子印白花的單褂子，長平膝蓋，光了兩隻圓手臂在袖外，短頭髮鬆挽了兩個小辮子，鬢邊還插了兩朵新開的石榴花。便不由得哼着冷笑一聲道：一個鄉下丫頭，還要學摩登，梳着兩條小辮子呢。玉清由昨日起，就有氣了，便站住了腳笑道：三姑娘，我這算是摩登嗎？她雖然帶了笑容說的，可是臉上紅了。玉蓉靠了門框站定，瞪了眼道：怎麼不是摩登，鄉下那個女孩子，梳兩條辮子？你這不是學着我的嗎？玉清笑道：梳兩條小辮子的人多了，鄉下沒有，街上也沒有嗎？我和哥哥進城賣魚，那樣摩登的打扮，沒有看見過？玉蓉道：無論如何，這附近只有我梳過兩條小辮子，你是學我，以後我不許你學。玉清說道：我根本沒有學

你。說着話，向玉蓉身上看了去。她還是穿了昨天那件腰身肥大的藍布大褂，好像她不願人對她身上看着，所以她對於別人向她注目，她是很敏感。玉清向那裏看去時，她立刻低了頭，把腰微彎着，而且很快的掩上門，把身子藏在門後。然後她抬起頭來，證了眼道：王玉清。你放牛怎麼放到我後門口來了？玉清道：這裏是紫禁城不許走嗎？她讓玉蓉一再的見逼，實在是不能忍了。玉蓉說道：雖然不是紫禁城，這究竟是我的門口，我可以作主。你是遇到了我，你若不是遇到我，你還不讓牛把我這堆黃豆桿子都吃了嗎？你不用賴，你的牛，嘴裏還在嚼着呢。玉清道：我不賴，它是吃了一口。說着，指了牛道：這條牛，是我家和劉家合養的，養它爲什麼？和你們家種田，你家在它身上，一年要收進多少錢，它吃你們一把黃豆桿子，有什麼要緊？我知道，人家都說，我長得比你漂亮，你不服氣，見我就要挑眼，這有什麼法子，長得漂亮，是父母生養的，有錢，你也買不到漂亮啊，我漂亮，你管不着。說着，她將手一指臉上，很得意的揚着眉毛嘻嘻的一笑。這一種反擊，給玉蓉的刺激太大了。她已來不及用言語來反駁她，在地面上檢了一塊磚頭，就向玉清砸了過來。玉清早就看到她彎腰在地面上檢東西，很快閃了開去，這一磚頭劈來，就砸在牛腿上，砸的那牛憑空一跳，繩子帶着，把玉清帶得反是向後一閃。她站定了脚，偏過臉來向玉清反瞪了眼過去頓了脚道：你這是什麼意思，你想把我砸死嗎？我告訴你，你不要以爲你家有錢，不要以爲我是你們家佃戶。就老是欺侮着，你打死了我，我們家就不要你償命嗎？她這麼大聲一說，早又驚動門

裏另外一個人。那個人嘆道：你真不在乎呀，我在家裏要找你算帳，你倒在後門口和人吵上嘴了。玉清聽得出這聲音，正是東家蔡爲經說話。她對於玉蓉的壓迫，毫不在乎，至少是心裏有那抵抗的勇氣，可是對這位東家大老爹，不知道怎麼着，自始心裏頭，就有幾分含糊。這時聽到蔡爲經由屋子裏叫喊到後門來，她就不敢再在這裏挺下去了。直牽着牛繩子，對着牛說道：走罷，這地方不許我們站住。她說着，慢慢牽了牛走。蔡爲經隨了聲音，追到後門口來，見是玉清牽了牛過去，就回轉臉來，問自己女兒道：你怎麼和她爭吵？玉蓉道：她牽牛吃了我們的黃豆桿。爲經瞪了眼道：你不爲的是這個，你爲的是她長得像你，你見不得她，你見了她就忌妬她。你呀，哼！根本就不如她，你還有臉說人呢。玉清走得不遠，這些話都聽到了。她想着這不是太陽打西方出來的事嗎？蔡爲經會幫着佃戶的女兒說他的小姐。於是站住了腳，回頭向這裏看了一眼。玉蓉由門縫裏伸出一隻手來，老遠的指了她道：你這賤丫頭！你不用回頭向我這裏看了來，三姑娘終有一天把你驅逐出境。玉清見東家老爹還隱藏在門後面，有話可不敢直接的答覆着過去。她有個默然的抗議，所走的地方，是小溝渠邊一道小矮堤，堤上除了幾棵小柳樹，大雨之後，沿堤兩邊都生着茸茸的綠草，正好放牛。她就手扶了小柳樹站着，鬆了牛繩子讓它吃草。可是她回轉身來，就面對了蔡家的後門。她心裏正是在想，我偏要給你蔡玉蓉看看，你又其奈我何？

## 第六章 貧富之間看父女

王玉清這個戰術，終於是戰勝了蔡玉蓉。因為她所站的地方，去蔡家的後門，有百步之遙。她縱然是向玉蓉看了去，她也可以否認是有意鬥氣。她站在這堤上放牛，她是對任何一個方向站着都可以的。蔡爲經見女兒還是在後門邊站着，他卜通一聲將門關好了，瞪了眼喝道：你給我滾回去，我還要和你算帳。玉蓉對父親看了一眼，蹙了嘴道：你逼着我幹什麼？我是病。蔡爲經道：你是病，你是見不得人的病。我是個紳士，家裏那天沒有人來客往的，你是病也好，你不是病也好，你這個樣子，我家裏不能容你，你給我滾出大門去。說着將她身上穿的那件肥大腰身的藍布大褂衣襟使勁牽扯了兩下。頓了頓腳道：你這病不是在家裏得的，你治好了病，你再回來。你若治不好這病，你就永久不用回來了。玉蓉道：你不用說這種話，我有我的自由。這後門裏面就是蔡家的菜園子，這日子王瓜上了架，支着王瓜藤蔓的小竹竿，正有兩根豎立在他手邊。爲經拔起一根竹竿子舉起來要向玉蓉擲去。玉蓉還不曾閃開呢，早是走過來一個人，將竹竿奪過去，然後發出怪叫道：哎呀！你真要她的命嗎？說話的是蔡大老爹的老婆張氏。她吃得白白胖胖的，鄉下太太，英丹士林是當緞子穿的，她穿上一件嶄新的藍大褂，露出兩隻粗肥的手臂，將竹竿兒扯住。蔡爲經瞪了眼道：你又來了，你又來了，氣死我。說着，將腳亂跳。張氏決不放那竹竿，扳了臉向他道：有話好說，有帳好

算。你前門罵到後門，堂屋打到菜園，你到底打算把她怎麼樣？蔡爲經道：事到於今，你還問我把她怎麼樣嗎？我不能留着這種丟臉的人在家裏。張氏趁他不提防，把那竹竿子奪了回來，遠遠的丟到菜地裏去。然後站在他和玉蓉的中間，低聲和氣的道：你不要叫，這門外就是人。這件事情，我是猜想的，也許是真正的病了。蔡爲經對她臉上使勁呸了一聲道：你簡直混蛋！病就是病，禍事就是禍事，說什麼也許是病？張氏回頭向菜園子裏看看，又伸頭向後門口看看，這就扯了玉蓉的衣襟，咬了牙說道：丫頭，這裏除了你父母，並沒有外人，你說，你到底是怎麼回事，好好兒的變了彌勒佛這個樣子，你兩個哥哥，不幸是短命死了，我和你父親，就是你這麼個人，我還真能讓你父親把你逼死嗎？無論是什麼事，你得說實話，你這是逼得我多難受呢？說着哽咽了嗓子就哭起來。她眼淚落下來，人也就變了樣子，立刻彎了腰，看到後門裏橫着一塊台階石，她就蹲着身子坐下去，掀起一片衣襟擦着眼睛，呼哧呼哧的哭了起來。玉蓉也哭喪着臉，向後退兩步，離開了他父親。對她父親看了一眼，這才道：你傷心什麼？我還沒有死呢，就是要我死，我也不怕，家裏容我，我就在家裏，家裏不能容我，我就走開，五湖四海，我那裏不能安身。說着，她一扭身子跑了。蔡爲經也不去追她的女兒，在菜園子裏順了地溝，繞着幾塊菜地，只是轉圈子。她將兩隻手背在身後，把身上一件舊紡綢短褂子，擠得歪斜在肩上。低了頭，只是搖幌着頸頸子，口裏是不住的歎氣。張氏將衣襟掀起，擦抹着眼淚，望了他道：你何必這個樣子呢？我們都是半百之人，生下兩

個男孩，三個女孩，兩頭丟個乾淨，就剩這一枝花，難道你都不願留着，真把這個女兒也取消了，我們可就斷子絕孫，孤老一對了。蔡爲經腦子裏只有兩件大事，第一件事是要有錢，第二件事是要有後，張氏提到這個女兒死不得，他心裏就軟化了。他默然的還是在菜地溝裏轉着圈子，最後，長長的歎了口氣道：就爲着只有這個女兒，我把她慣壞了。好！我也不管她了，看你有什麼法子把這事作個了斷？家裏人來客往，我就讓這位彌勒佛似的大姑娘代我挺相嗎？張氏也只坐着揉擦眼睛，却不說什麼話。蔡爲經轉了幾個圈，實在是感到無趣，也就回到內室去了。張氏獨自坐在後門口很是出了一會神，想着女兒的脾氣，想着女兒的面貌，想着女兒的知識。她想着這麼一個女孩子，老是在外面不回來，這決不能沒有問題的。還是找着她問個清楚明白吧。於是站起身來，走向女兒房裏去。蔡玉蓉在家裏是相當享受的，這享受正因爲她有了一點點歪曲的新知識，儘量的發展她的個人主義。她自住的那兩間屋子，鋪上了地板，按上了玻璃窗子。她決不肯像父親居處那樣簡單，有書桌，有坐椅，牆壁糊得像鏡面子似的，光滑雪白，窗子外面，將短粉牆圍了個小院子，依牆種了幾十根竹子，綠陰陰地，把院子都罩着了。在竹子下面，用青石和鵝卵石，砌成了一個小池子，裏面長着綠茸茸的青苔，清水浸着飄蕩起來，原掩藏着十幾頭活魚，這時放下四隻黃絨羽毛的小鴨子在水面上飄浮着，不住的將頭伸到水裏去，要啄那些小活魚。玉蓉伏在窗下的書桌上，隔了玻璃，正對了那個小池子看得出神。張氏走了進來，玉蓉是不覺得，她坐在書桌子邊，玉蓉也

是不覺得。張氏這就伸出一個食指來，指點了她的臉道：你真是心寬呀，我們都在爲你着急呢，你倒是這樣的心閑，還在看小鴨子呢。玉蓉回過頭來向她看了一眼，也不說什麼，依然對窗子外望着。張氏道：你看我一看作什麼，我說這話，你聽着不入耳嗎？玉蓉將鼻子哼了一聲。張氏又指點了她的臉道：我們真爲你急死了呀。玉蓉道：爲什麼和我急死呢？我也沒有犯下那樣滔天大禍。張氏對她臉上仔細的看了看，因道：沒有犯下滔天大禍？我來問你，你到底是什麼病？玉蓉道：我不是醫生，知道是什麼病？張氏道：你不要裝糊塗呀，我是你的親生娘，你是我肚子裏出來的，你的事，也就是我的事，你有什麼了不了的問題，應當告訴我呀，我多少可以和你拿點主意呀。玉蓉將頭一擺道：不要緊，我的事我自己可以了斷，你不用替我心煩。張氏對房門外張望了一下。扯着她的衣襟道：你只管坐下慢慢的談，我來問你，你到底是病？不是病？玉蓉坐在書桌正面的椅子上，呆板了臉，向窗子外望了青天白雲，態度是滿不在乎。淡淡的道：你說不是病那是什麼呢？說完了，她還微微的笑了一笑。張氏道：你倒是真不在乎。玉蓉點着頭哼了一聲。張氏將手托着頭，撐住了桌子對她臉上看着，又對她身上看看。然後含笑問道：你是病嗎？她臉上那點笑意也極不自然，是極力的擠着肌肉，要擠出嘴角上笑的皺紋來。玉蓉道：這句話，你問了我一百遍了，我也答復你一百遍了，你老是問着，我不知道我怎麼答應了才好。難道要我答應你我不是病，你可以放心嗎？那末，我就答應你，我不是病罷。張氏兩手按了桌子，突然的站了起來，臉色也變得發

緊，身子是微微的抖顫了道：你果然不是病啦。這……這……這不是要人的命嗎？她說着這話，身子連着嗓音也抖顫起來了。玉蓉道：你看，我說是病，你就老追問着我，我說不是病，你又嚇成這個樣子，那叫我怎麼辦呢？張氏對她女兒仔細的看着，臉上表示了懇切的樣子，微微的點着頭道：孩子！作娘的沒有壞心呀，在半個月前我就有些疑心了，因為你這半年以來，在家裏的日子少，我摸不着頭腦，但我看你舉止動靜，總有點異乎平常，每次回家總要病幾天，睡幾天，我也就不能不留心了。這回你由劉家回來，突然換了幾件腰身肥大的衣服，我就不順眼，我還不敢聲張。偏是你爸爸也注意了，一問你，你就是吞吞吐吐的，臉色很尷尬，假如你真是病，你還能忍耐到今天，你早就吵着把城裏鄉下的醫生請遍了。玉蓉將身後坐的椅子，突然的推開，站在屋子中間，向她母親道：你不用問我，我明天自己去找醫生，治不好病，就依着爸爸的話，我永久不回來了。你不用再問我什麼話。我什麼話也不會告訴你的，現在我要去睡覺了。說着，她跑到裏面的那間臥室裏去，倒身就睡在床上。張氏自昨晚一上起就不嫌麻煩的，只管在她面前絮絮叨叨，總想問出她一句實話，她老是這樣，不能切實的說出什麼病，她又不能堅決否認不是病，不問她，她態度是相當軟化，問急了，她又強硬起來了，她分明料着家庭沒奈何，但是她又像很帶幾分憂愁，想解決一個問題似的。張氏越看越難安心，就決定了不再猶豫，一定要問她個水落石出。這時見她橫着側了身子睡在床上，就搬了個椅子，坐在床沿外，伸手握了她的手道：我把一把你的脈。玉蓉微閉了



眼讓母親按着脈。張氏按了手脈一陣，她指尖上的觸覺只告訴她玉蓉的脈在跳動，此外她是毫無所知。她假充着內行，點了頭哼着一聲道：這個脈不是病脈，讓我摸摸你身上，是不是在發燒。她由手臂上撫摸到胸脯上，逐漸的向下摸。玉蓉突然的將她的手一撥撥得遠遠的，猛可一個翻身坐了起來，翻了眼道：不要亂摸。張氏道：你是我肚子裏生出來的，我那裏摸不得，你不許我摸，你就是毛病。玉蓉道：毛病就毛病，你能把我怎麼樣？張氏道：好哇！你倒強橫起來了，我不能把你怎麼樣？但是你的老子不能依你。玉蓉道：不能依我，又把我怎麼樣？他真能把我打死嗎？打死我他也要償命。張氏默然的坐在她面前，正對了她臉上望着，很久很久才慢慢的道：照你這個說法，你的事，我已經十分明白了，這是誰害得你這個樣子？玉蓉並不答復，斜靠了床上的疊被坐着，右手抬起左手，低了頭只管看手上的金戒指。張氏道：我不是外人，母子連肝，你的事，也就是我的事，你得把實話對我說清楚了，應當找了那人和你消災消難啦。玉蓉突然跳下床來，拖了張氏道：不要和我絮絮叨叨，我到你房裏去說清楚。張氏看他這樣起勁，以為是真的，就跟了她走出門去。玉蓉等母親出來了，反而回身走進屋子，卜通一聲響，將房門關閉了。她隔了門道：你不用再囉唆，我要睡覺了。說畢，床鋪一陣響，聲音就寂然了。張氏隔了房門無論說些什麼，玉蓉在屋子裏也是不理。她呆站了一會子，也只好走了開去。到了吃午飯的時候，女傭人去請玉蓉吃飯，她是閉門不出，只是叫把飯送到屋子裏去吃。午飯是如此，晚飯也是如此。蔡為經夫婦，以為她不好

意思出來，也就隨了她去。張氏想着過了一兩天，慢慢的和她談，總可以談出一些情形來，好在這也不是急着一兩天的事。到了次日早上，洗過臉以後，到玉蓉房口去看看，却見房門是開的。走進屋子去看時，屋子裏却是無人。出來到別間屋子裏去找找，也是無人。她覺得這有點情形不對，莫非這孩子尋了短見了？二次復回到玉蓉屋子留心看看，見外面書房裏小桌上，將銅尺壓住了一張字條。張氏雖然不認識字，却知道這是玉蓉的筆跡，立刻拿了，直奔蔡爲經的帳房裏去，叫道：你看，你看，玉蓉寫下了一張什麼條子？你拿着看看，人不在家，就是丟下這張字條，你看這是什麼說法？蔡爲經聽到女兒不見了，丟下了一張字條，臉色也就爲之一變。接過那字條，手還不免抖顫着，可是等他把那字條看完時，他的臉色，又變得青紫不定了。將那字條向帳桌上一丟，歎了口氣道：果不出我所料。張氏看他的臉色，是生氣的樣子，便道：她字條上說些什麼？蔡爲經道：你以爲她會跳河嗎？她會在樹林子裏吊頸嗎？不會，她到劉家去了，我把那字條唸給你聽罷。說着，將那字條拿在手上，捧了唸道：父親母親：我到劉家治病去了。我相信，劉家一定會請到好醫生，把我的病治好的，我若是治不好，我就不回來了，過幾天叫人把我的衣服給送了來，放心罷！我是要面子的。女兒玉蓉上。張氏道：她還是耍面子的人哩。蔡爲經道：你也知道說這種話，你教我怎麼不生氣呢？她走了倒好，我用不着說鬼話了。你生得好女兒，爲我們蔡家增光啊。張氏呆了臉坐在椅子上，很久不作聲。蔡爲經歎了口氣道：我是兩個兒子死得可惜了，我若要有一個兒子

還在，我也不能容留這樣丟臉的女兒在家裏。哼！說不定連她的娘我一齊攆了走。張氏站起來道：呀！你還越說越有理呢，是我生的，是你養的，還是你教的呢。我說女孩子用不着唸書，就是唸書，認幾個字，能管管家帳就行了，誰見過女人中狀元嗎？你要來個新鮮，送她進女學堂，若是關在家裏，一手讓我帶大，我決不能讓她出這些岔子。蔡爲經望了她，把臉直伸到她面前來瞪了眼道：你這是豬八戒倒打一耙呀，她在女學堂裏會出什麼事？不都是常住在你妹妹家裏出的岔子嗎？我饒不了你的妹妹和你的妹丈。他說話時，還一頓腳，兩隻手互相捲着袖子。張氏看他這樣子，簡直是要打人，她一扭身就跑掉了。蔡爲經道：跑，大家都跑不了，我要慢慢的和你們算帳。說着話，在屋子裏亂轉着圈子，終於忍耐不住，他又走出莊屋來散步。他是沒有目的的，背了兩手在身後，順了莊子外一條大路，信腳走了去。這時太陽已經很高了，隨便的出門，也不會戴得草帽，走着走着，覺得身上有些熱烘烘的。眼見前面有兩棵小樹，就立刻走到樹蔭下面去，他直着眼睛向前，什麼東西，都不會加入他的眼光。耳邊聽得有人從從容容的叫了聲大老爹，回頭看時，樹棵下站着王玉清呢。她笑嘻嘻的點着頭，手扶了樹微微的向後退着。她頭向下低，將牙咬了下嘴唇皮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。她在腳底下放着一把大瓦壺，一圈蒿草香。蔡爲經道：玉清，大清早的，你在這裏等誰呀？她向田裏一指道：我爸爸在這裏耘草呢。隔了一坵田，王好德手裏拿着一隻長柄的耘刀，撥弄得水田裏嘩嘩着響。他頭上戴着草帽子，正擋住了眼界，並沒有看到東家來了。蔡爲



經向玉清道：你爸爸耘草，還要你陪着嗎？她道：大老爹，你不知道，他昨天受了一點涼，身體有些不舒服，我們原是勸他不要下田。他說，下過雨，天大晴了，田裏水草長得厲害，找不到工，自己的田，自己慢慢來耘罷。啊！我說錯了，那裏是自己的田，這是大老爹的田呢。我不放心，怕大太陽一晒，他栽在田裏了，在這裏陪着他。我這裏還有樹蔭呢，他有病的人，還是站在水裏晒太陽呢。蔡爲經點了點頭道：不錯，你還有點孝心。說着，向她身上看了去，覺得這位姑娘，身材相貌，實在有幾分和自己女兒相像。玉清見東家打量她，越是低了頭，將腳撥弄着路旁的綠草。蔡爲經道：你與其在這裏陪着你父親，你不會也找把耘刀來，幫着你爸爸耘草嗎？她這才抬起頭來道：我是不要幫他的，但是他是不許我下田。蔡爲經道：他爲什麼不許你下田呢？現在姑娘們都是大腳，不是一樣的作莊稼嗎？玉清微笑着，却没有答復這個問題。王好德在水田裏偶然一抬頭，看到東家在這裏，趕快就迎了向前，笑道：大老爹，天氣好，也出來看看莊稼。他點頭哼了一聲。玉清噙了一聲，彎腰下去，在王好德光腿上鉗了一隻螞蝗，向地上丟着，將腳踏了兩下，地上一個血印。王好德將手在腿上搓搓，笑道：這螞蝗要喝人血，倒是不論多少。蔡爲經笑道：你不要看我鄉下長大變老，螞蝗這東西，像鼻涕似的，我還是怕動手去捉它呢。你不要你女兒下田幫着你，也是怕螞蝗叮她嗎？王好德道：那倒不是，她在家，也不過週年半載的事了，姑爺也是莊稼人，出閣了，還怕少得了下田嗎？在家她也沒閑過半天，夠了，分外的，我也就不要她作了。蔡爲經不由長

歎了一聲道：不錯，你家上人像上人，兒女像兒女，我作東家的比不上你，差遠了。說畢，又歎了口氣。

### 第七章 為他人試嫁衣裳

王好德父女，那裏知道東家這番心事，見他稱贊之後，又是嘆氣，都只睜眼看了他，不能說什麼。蔡為經也就明白了他們的意思，因道：我有我的心事，現在我也無須對你說，不過我覺得你們家雖是過窮日子，倒是過得順心的。王好德聽了，心中大為奇怪。東家老爹，向來不認為佃戶是窮的，窮的人家，一切是不順心的，一切也是有錢的人看不入眼，他這時說佃戶窮了，佃戶家，上人是上人，兒女是兒女，他也看得順眼了，這是從來不曾聽到耳朵裏去的。他不知道應當說什麼是好，只有望了東家微笑。蔡為經算是今天把好人作定了，又向王好德笑道：你還送了我們兩對鴨子，謝謝你呀，這是你預備將來賣錢的東西呀。王好德笑道：不值什麼，那是送給三姑娘玩的。提到了三姑娘，蔡大老爹就是一肚子不高興，把眉毛皺了兩下，他竟是走了。王好德站在樹蔭下，看到東家走遠了，這才低聲道：我們東家老爹，今天是怎麼了？對我們父女，倒是這樣的客氣。玉清笑道：你不知道，我知道大老爹和他女兒鬧脾氣呢。他那裏是對我們表示好意，祇是他自己發牢騷罷了，我們少管他們的閒事，免得招許多是非。有錢的人，不鬧點家務，大長天日子，那是怎樣的過呀。蔡玉蓉那樣的

姑娘不生在他們家裏，他們那不義之財，怎麼得窮呢？王好德笑這：你還忘不了蔡玉蓉？她道：我怎麼忘得了她，她拿吐沫噴我，她拿石頭砸我，她還說要把我驅逐出境呢，我倒要看看，她是怎樣的把我驅逐出境。王好德笑道：你年輕，太沉不住氣，在鄉下土生土長，對着紳士們不能忍住幾分氣，就能活下去嗎？你回家去罷，也好幫着你媽作飯，過一會子，我也就回家了。說着，輕輕的在女兒肩上拍了幾下。玉清道：在這田坂上說話，那裏就會讓東家聽到了？你是怕我爲你惹下禍事。王好德道：你知道你老子怕事，你就少管閒事了，尤其是蔡家的事，我們提也不要提。玉清道：好罷，從今天起，我就不談他們的事了，我回去作飯，免得你不放心，你以爲這大田坂上，東家都有耳報神呢。說着，她笑了回去。果然的，自這日起，他就把蔡玉蓉給予她許多難堪都忘記了。而且自這日起，蔡玉蓉恰是不在村子裏，玉清出門也不會遇到這個對頭。鄉下人眼睛所看到的稻田，由幾寸長的稻秧變到兩尺長的稻禾，綠色是把高低的水田，完全遮蓋起來了，眼界裏沒有一塊水的白色。這是最明顯的告訴人，鄉村已完全踏進夏季了。村子外的大樹，已停止布穀鳥的叫聲，綠陰濃濃的遮了一片。當正午太陽光是猛烈的時候，那新蟬在樹枝的最高層，嘶嘶的叫着，代替了布穀鳥類似割麥栽禾的聲音。玉清正在過堂裏迎着南風頭上績麻，突然聽到這嘶嘶的新蟬聲，她抬起頭來向外望着道：知了都在叫了，我這件夏布褂子還在績麻桿上呢。這時，有人在門外叫道：王好老在家嗎？玉清將手上的披麻搭在小竹桿上，起身迎了出來。却是蔡家的大長工，他手

上還提着一個花布包袱。便道：我爸爸下田了。大長工笑道：他不在家不要緊，你在家就行了。這裏有幾件衣服，大老爹說讓你試一試，說着，把包袱一舉。玉清道：什麼，東家送衣服給我穿？大長工一伸頸頸子，作了個鬼臉子，笑道，送給你？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哩？玉清道：那拿衣服來給我試試，什麼意思，把我窮人開心嗎？玉清的母親劉氏，在屋子裏聽到，就戰兢兢的扶了牆壁走出來，向大長工道：六哥，你不要開玩笑，有什麼話直說罷。大長工進來，先將包袱放在小桌上，又向玉清看了一眼，向劉氏笑道：不是開玩笑，我們三姑娘，不是到親戚家去了嗎？一直在那裏養病，沒有回來。今天，三姑娘婆家送了幾件衣服來了，不知道合式不合式，要三姑娘試試。我們大老爹說，你家玉清和我們三姑娘身材差不多，她試得合式，三姑娘也就合式了。玉清聽了這話，將臉一板道：你這還不是給我開玩笑嗎？你們三姑娘，就和我前世有冤有仇一樣，見了面就要罵我，甚至還要打我呢，她婆家送來的衣服讓我先穿，她將來知道了，那還了得，把我們的房子也許都要拆了，我不是人家的丫頭老媽子，和人家試什麼衣服？劉氏立刻搖着兩手攔住她，也板了臉道：你怎麼不知道好歹。大老爹叫你和他姑娘試試衣服，那正是看得起你呢。六哥！她叫了一聲，回轉頭向大長工道：不過她的話，一半也有理，三姑娘那脾氣，大家都是知道的，她要是和三姑娘試了衣服，將來三姑娘回家怪罪下來，我們一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。大長工在他的腰帶上，取下了旱烟袋和烟盒子，坐在板凳上裝上一袋烟。劉氏趕快點了一枝蒿草香送將過去。他點着烟袋斗吸烟，笑道：

玉清不等我說完，就放爆竹似的批評我一頓。我也插不下嘴去呀，玉清說的這話，蔡大老爹也是見到的，他說，玉清一定怕招惹三姑娘，那不要緊，是他的主意，他等着我的回信呢。玉清站在矮桌子邊，搖了頭道：我不管，又不是我的衣服，我試試算什麼意思？大長工拿了旱烟袋抱着拳頭拱了兩拱，笑道：喂！玉清姑娘，山不轉路轉，你就把衣服拿到屋子裏去試試罷。我的面子小，不算事，難道大老爹說的話，你也不聽嗎？玉清搖了搖頭道：我不試，我窮人沒有那福氣試好衣服。這時，屋子外有人接嘴道：我就知道玉清這孩子不肯照辦的。劉氏說了句東家老爹來了，搶着迎到門口來。蔡爲經臉上，今天很難得的，竟是有了一些笑容。他站在牆陰下向劉氏點了頭道：你們的話，我已經聽到了。你告訴玉清，只管把衣服穿着試試。這事，也沒有人去對玉蓉說，就是玉蓉知道了，是我叫她穿的，玉蓉敢怎麼樣？我家裏有人等着，我也不進去了，我就在這裏，你教她把衣服穿好了，送到門外來我看看，這不過一會兒的工夫，有什麼要緊。劉氏連連點頭道：好的，好的，我教她去穿，東家老爹請到屋子裏來坐坐。蔡爲經道：你不用客氣了，我家裏還有人等着呢。說時，將眉毛皺了兩皺。劉氏也不知道東家是什麼用意，見他有些不耐煩的樣子，只好陪着笑道：那就委屈你老人家在牆陰下站一會子了。她趕快的走到屋子去，扯着玉清的手，低聲道：東家老爹站在門外邊等着呢。玉清也知道蔡爲經在門外等着。雖不知道人家爲什麼要這樣辦，但料着也沒有什麼惡意。只得提了那包袱同母親到臥房裏去。她打開包袱來一看，是一件花綢長衫，白底子



，印着藍色的菊花，還有金黃的顏色點綴了花心呢。他不知道這是什麼綢料，只覺摸在手上軟綿綿、輕飄飄的。另外是一套條子綢的小褂褲，還有一雙長統肉色絲襪子和一雙紫色皮鞋。這襪子和皮鞋可是舊的，那皮鞋就看見玉蓉穿過。她檢點了一下，向母親道：叫我試試衣服，怎麼把鞋子襪子都拿了來呢？劉氏道：你穿一穿，也不會少掉身上一塊肉，你就都穿着試試罷，我到外面去等着你。東家老爹在大門外呢，不要讓大老爹站久了。玉清究竟是一位姑娘，那位姑娘不愛好呢？她對這些衣服鞋襪看了看，自言自語的道：管她呢，我就穿着試試。她情不自禁的打了盆冷水來洗了把臉，又匆匆的脫了衣服擦上一把澡，就把新衣服都穿好了。屋子裏只有一面豆腐乾似的小鏡子，放在桌上。她遠遠的對鏡子窺探了幾下，見鏡子裏花團錦簇，光耀奪目。於是點着頭歎了口氣道：有錢的人是好呀。將手摸摸袖子腰身，又回轉頭來看看後衣擺，點點頭道，完全合身，可惜這不是我的。劉氏在窗子外問道：玉清，你把衣服換好了嗎？玉清答應着笑了出來，又縮着脚步，退回屋子裏去了。劉氏道：出來就出來呀，東家老爹還等着呢。玉清在屋子裏只是格格的笑。劉氏道：傻裏傻氣，笑什麼？玉清道：穿得這樣好，我長了這麼大，還是第一次，怕人家見了笑我，我倒怪難爲情的。劉氏道：你也太愛怕難爲情了，難道我們生定了窮命，就不許穿好衣服的嗎？說着話，她就進屋子去，把玉清拉了出來。到了過堂裏，玉清捧開母親的手，纏着臉子向外走。大長工還坐在板凳上呢，他啊了一聲，站將起來。但玉清也不理他，逕直的走出門口，果然蔡爲經還在樹

陰下站着。他一見之下，也像很吃驚似的，身子震動了一下。然後，偏轉頭向她週身上下看了兩三遍，點了頭笑道：你和玉蓉的身材相貌，簡直的是姊妹一對。劉氏在一旁接嘴道：那可比不上。蔡爲經道：現在也不說這些客氣話了，玉清，你同我到我家裏去一趟，讓我內人看看。玉清低頭向自己週身上下看了一遍，笑道：我不好意思出門。蔡爲經道：那位姑娘不穿好衣服呢，走罷。說着，他就把手揮着。劉氏怕引着東家的不耐煩，就用手虛推了她，笑道：走罷。我的手髒，可不能挨着你的衣服。玉清看着大老爹的臉色，已經退下笑容去了，便道：我得把自己的衣服帶着，好穿了回來，難道我把這新衣服老穿着嗎？蔡爲經道：你先去了再說罷。叫蔡老六和你送來就是。大長工答應着出來道：我會送去的，玉清你先走罷。玉清無可推諉了，只得隨着蔡爲經向蔡家走去。這位大老爹今天的行爲，有些奇怪，他繞着道，把玉清由後門引進去。後門這時彷彿是開着候人的，他也是由這裏出來的。他將玉清引到內房，蔡大奶奶張氏，含笑迎了向前，拉着她的手道：你這孩子，簡直和玉蓉長得一樣，這衣服是多麼的合身啊。說着，把她拉到臥室裏去，蔡爲經自向前面帳房裏去了。張氏帶了笑道：有點事情，要委屈你一下，其實也不委屈，你當我一下女兒，還有什麼要緊嗎？我告訴你，說着把聲音壓低了一點，笑道：玉蓉的婆家，和她要作幾套衣服，說是她公公由上海回來，帶了些衣料送人，送別人，也不能把自己沒過門的兒媳忘了，他們一要好，又太好了，說是他們村子裏，有南京回來的裁縫，衣服作得好，前些日子，把玉蓉的舊衣服拿去作樣子

，今天，先作好了一身，由那裁縫親自送來，要看玉蓉穿得是不是合適。玉蓉到她姨媽家去了，臨時也接不回來，我們也不願意說她不在家，就想到你和玉蓉的身材差不多，讓你代他試試，回頭我們一路出去見那裁縫。玉清紅了臉道：這不大好吧？張氏答道：這有什麼不大好呢？你見了人，什麼話也不用說，讓那裁縫看看衣服就行了。孩子，我不能讓你空頂這一回名額，回頭……她說到這裏，打開身邊的衣櫃，在裏面取出一捲藍夏布，笑道：這是細藍布，送給你作兩件褂子，好不好？玉清就是想一件好夏布褂子，不是在家裏趕着績麻嗎？這就先笑了，搖頭道：那不敢當。張氏道：有什麼不敢當，你不是暫算我一回女兒麼？等一會，你就拿了回去。玉清心裏也是想着，他們蔡氏夫婦一要好，也就太要好了，東家這樣拉攏，倒不好拒絕，怪不得連絲襪皮鞋都借給我穿了，原來是要我冒充一下。他的女兒不在家，對婆家人交代不出去，拿我裝幌子，我一個姑娘家，可以做這樣的事嗎？心裏考慮着，站了默然無聲。蔡爲經就在房門外大聲叫道：玉蓉把衣服穿好了嗎？帶她出來給裁縫司務看看。張氏拉着她的手，就向外面引了去。玉清心裏雖有一百二十個不願意，可是拘了東家夫婦的面子，不敢說是不去，也不好意思說不去。就被人拉着，逕直的走到帳房裏來。果然，這裏預先坐着一個四十上下的男子，旁邊桌子上，放了剪刀尺，那大概是裁縫司務了。他倒是首先就站了起來。張氏笑道：李老板，你的手工太好了，作得完全合身。那裁縫站在玉清對面，向她週身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笑道：我拿了三姑娘的舊衣服，估量着放的放，收的收，這尺

才不敢說對，現在看起來，倒是完全對的。三姑娘看着，那裏還有應當改的地方嗎？他說着話，望了玉清的臉。玉清心裏頭是二十四分的委屈，人家當了東家面，叫她三姑娘，答話是不願意，不答話又無此理，她急得紅了臉向張氏道：您老看怎麼樣？那裁縫倒是很諒解，以爲她是見了婆家來人有些不好意思，也就向張氏道：若是沒有什麼地方要修改的話，我就照這個樣子作了。蔡爲經站在旁邊，知道玉清十分受窘，笑道：行了，這就頂合式。沒有什麼商量的了，李老板老遠的來，我留他喝兩鍾，你們去預備一點菜罷。玉清聽了這話，首先走出帳房來，張氏隨後跟着，還是引她到屋裏去。玉清到了她屋子裏，伸手就去解長衣服的鈕扣，問道：蔡老六把我的衣服取來了沒有？我趕快脫下來罷，不要把這好衣服弄髒了。張氏想了一想，又對玉清身上看了一眼，笑道：你也在我這裏吃了午飯回去。玉清道：我還要趕着續麻呢。張氏笑道：你等一等，不忙不忙。說着，又在櫥子裏取出玉蓉一套小褂褲，一件長衫，都放在春凳上，笑道：孩子，你先換着罷。說着，她首先走出去了。玉清看看這衣服，是白褂褲和藍底花布長衫，還有一雙青布便鞋。這都是半新舊的。她心裏想着，不能再穿了這新衣服回家去，尤其是這雙皮鞋，穿着很是不像個樣子。她伸手撥弄了幾下衣服，也就把衣服換過了。二次張氏走了進來，拍着手笑道：你把玉蓉的舊衣服穿上，老遠的看看你，簡直就是她在家裏了。說着，掬起玉清的手來，反覆的看了一看，笑道：就是你事情作的太多了，把手弄糙了。玉清道：東家奶奶，多謝你心疼我，作姑娘的手糙，有些人看起來是

不好的，不過在我們窮人看來，那也是好的，因為這樣，那是說這個人並不偷懶。張氏點點頭道：你這話很有理，我也不是不願意女孩子們作事呀。我們玉蓉是她老子慣壞她了。玉清聽了她也不滿意女兒，心裏又高興一點，便牽了兩牽衣襟，笑道：我該走了，三姑娘回家來，您老可不要把今天這事告訴她呀。張氏道：你不要走，我實對你說了罷，那李裁縫沒有走，說不定還有什麼話要找我們說，你索興在這裏多等一會子罷。玉蓉在這兩三個月裏，不會回來的，等她回來，這件事早就過去了。玉清道：馬上快到暑假了，暑假她還在學堂裏嗎？張氏說完了她的話，臉上就有些猶豫，好像後悔說得太快。現在玉清又追問了，便偏頭想了一想，笑道：她這半年來，就沒有上什麼學。是她姨媽要帶她去遊上海、遊蘇杭二州呢。玉清笑道：怪不得作好了衣服沒有試穿了，這都做的是些夏天衣服吧？三姑娘回來的時候，那就秋涼了，這些新衣服不都要等到明年穿嗎？張氏聽說，先歎了口氣，然後又笑了一笑，她倒是不再說什麼，但是她攔着門，依然不讓玉清走。玉清也明白了，這是蔡爲經夫婦小心之處，怕是那李裁縫要見三姑娘，拿不出人來抵數，既然來了，就索興人情作到底罷。她陪着張氏談話，吃了一頓很好的午飯，直到半下午，那李裁縫走了，方才被釋放回家，除了滿身穿了玉蓉的衣服，手上還拿了一捲藍夏布回家。這回倒走的是大門，張氏親自送出門來，握了她的手道：我在家裏，也是悶的慌，你若有了工夫，只管到我這裏來玩。說着，回頭四面看看，見身邊沒人，這就低聲向她笑道：今天這件事，你不願意玉蓉知道，我也是不願別人知道。

的呀，你回去對你媽說，不要告訴別人，改天，叫你媽也到我這裏來坐坐罷。玉清本來覺得今天的事，很有點尷尬，現在東家奶奶這麼一叮囑，她就更有些疑心了。

## 第八章 田主的威風

王玉清穿了這身衣服，回到家裏。首先是她的跛腳哥哥，已由鎮市上賣小魚回來，望着她哎呀了一聲道：大姊，你這是怎麼回事？發了財呀？玉清笑道：不要提，連我自己都有些莫名其妙呢。劉氏迎了出來，忍不住向前，牽了那花褂子衣襟看了兩遍，還用手摸着。笑道：我一直不放心，到蔡家去打聽好幾次。這衣服是東家奶奶給你的嗎？留着慢慢的穿罷。玉發道：這不是太陽由西邊起山的事嗎？留心一點，不要上了人家的當呀。玉清紅了臉道：上什麼當，我們有什麼東西會給財主訛着嗎？玉發道：你不要生氣，我是好話，無緣無故，東家給你穿的，又給你吃的，蔡爲經夫妻發了瘋病麼？玉清本來想把今天所遭遇的事慢慢的對母親說了，哥哥這麼一提，和自己所疑惑的就不謀而合，這話可不好跟着向下說，默然的走回自己臥室裏去，把這身衣服全換下了。將換下的衣服，找個舊包裹包着，送到小過堂的矮桌子上，指了指道：哥哥，請你給我送回蔡家去罷。她說着話的時候，可是扳住了臉。玉發站着望了那包袱，有點兒躊躇，緩着聲音道：何必這樣忙呢？玉清道：不忙，你又怕上當呀，惹出了禍事，將來說是我連累你，我擔當得起麼？玉發也發了氣，繃着臉道：我是好意，信

不信由你，蔡家是好人，早一個月也不逼我們寫下欠租借條呢，幾件舊衣服就買動了你的心，那也太不值。這句話讓玉清承受不起，她眼圈兒一紅，立刻流下眼淚來。玉發就怕妹妹哭，跛着腳，溜出大門去了。到了太陽下山，王好德扛着一把鋤子，由田坂上回來。看到兒子坐在門外草地上，望了瓜架子發呆。進得家來，女兒績麻的架子，放在小過堂裏，靜悄悄的沒個人。他放下鋤子走到廚房裏，劉氏是默然的在灶門口燒火。便問道：玉清還沒有回來麼？她道：還沒回來，那還了得，她睡覺了。王好德拿了旱烟袋，坐在矮板凳上，歎口氣道：玉清這孩子，還是這樣嬌氣，一不順心，先哭，後睡覺，這準是她由蔡家回來，你們說了她吧？那有什麼法子呢？東家有話，我也要敷衍敷衍，慢說是她一個小姑娘呀。劉氏道：我那裏說了她，是玉發多嘴。王好德點着頭道：他已經和我囁咕幾回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以後我們把今天這件事忘了，不要提起。說着低了一低聲音道：那不怪他，就是我也不贊成的，我們這大女孩子，給人家作偷梁換柱的事，什麼意思呢，將來讓人家知道了，不是怪難爲情麼？我們人窮志不窮呀。劉氏道：那我明白，還不是你說的話，東家的吩咐，我們總得敷衍敷衍。王好德默然的吸着旱烟，却不答復她的話，連吸了兩袋旱烟，他才歎上一口氣。劉氏道：真沒想到東家家裏鬧這回笑話，倒搞得我們一家不順心。王好德皺了眉道：不提了，我已經聲明過了，不用再提，你怎麼又提起來了呢。劉氏一看這樣子，是真不能提了，也就不再說到。玉清直到吃晚飯的時候，才出了房門，也翳着臉子，垂了眼皮，什麼話也不說，

她如此，家裏人也就只有忘了蔡家今天這件事，爲了大家下着戒心，這一齣小小的喜劇，全村子就沒有知道。王玉清原猜想着蔡玉蓉若回家來，免不得要大大的吃一回醋，可能再受她一番侮辱，可是過了十天半月，沒聽到她回家的消息，直過了兩個多月，已是中秋將近，還沒有聽到玉蓉回家的消息，這麼一件小笑話，自己也淡忘了。農曆七月尾，稻田裏的稻禾，已經長到四尺多長，黃黃的顏色，穀穗子已長得有五寸過去，彎彎的鉤着頭，在稻禾上更遮蓋上了一層黃雲。作莊稼的人，看到了這種東西，比少年人看到了他的愛人還要高興。王好德手裏握着一枝旱烟袋，一隻手背在身後，在田埂上繞了幾畝已成熟的稻田，兀自轉着圈子。那時，太陽落到山頂上不高，照着田坂上一片金黃的光彩，淡淡的西風，由短堤上的大楊柳梢吹拂了過來。鄉下人不知道什麼叫已涼天氣未寒時，也不知道什麼叫天涼好過秋，不過這樣的走着，太陽並不曬人，風吹了粗布褂子飄蕩了衣襟，身上沒有了汗，也不涼，說不來精神上是一種怎樣快慰的滋味。他手扶了旱烟袋在嘴裏吸着，很久很久，吸上了一口烟，正自十分高興着，忽然身後有人叫了一聲王好老。回頭看是東家，蔡爲經穿着嶄新的藍布大褂，扶着一根文明杖，口裏啣了一枝紙烟，也在看秋收呢。他鉤了頭笑道：東家老爹，也出來看看莊稼，今年的年成倒是不壞。蔡爲經慢慢的走上前，二人同站在一條田埂上。這裏正有兩三棵小柳樹和一棵小梓樹，那柳樹的葉子，倒是綠油油的，綠裏透着黑色。那小梓樹却不然，已是由綠變到黃色，而且葉子也不是那樣重重疊疊，而是挺長的葉柄，掛着一片很厚的



葉子，葉子被風吹着，就在半空裏作鴿子翻身，葉葉相撞，帶動着斜陽，閃閃有光。蔡爲經看了這景，繳點頭道：秋高氣爽，這時候在鄉下過日子是最好不過。王好德道：果然是最好不過。蔡爲經咳嗽了兩聲，又抬頭向天上看，笑道：今年秋天，沒有下什麼淫雨。王好德道：是的，這些日子天氣都很好。蔡爲經將手裏的文明杖，對着週圍田地裏一指，笑道：不用說，這些田裏的收成都是很好的吧？王好德自然是位老莊稼人，這位蔡大老爹，可也是位世襲地主，年成有幾成，彼此的眼睛一望，都是十分明瞭的。東家這樣一問，王好德倒不能說年成不好，便點頭道：總算不錯罷。不過……蔡爲經一擺手道：不要作文章，下轉筆，既是年成不錯，也就沒有多話說。今年下半年，我的女孩子，恐怕要作喜事，要多多的花錢。同時，鄉下朋友，城裏朋友，也都贊成我競選縣參議員，請客應酬，那裏不花錢。我的錢，都出在租稻上，還不用我說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我今年不同往年，田裏一割稻子，我就要收租的，你算算，還有多少日子，可以把田裏稻子都收割了。王好德一聽東家這口風，先就關上了讓租的大門，而且日期還要提前，他也來不及考慮，先挑選容易答復的說出去。便道：這日子很難說定啦。我今年下的種子，很不一樣。爲了趕快搞點糧食吃，種了幾畝田八十天黃，這在明後天，就可收割了。其餘的田分作兩股，一股種的是普通種子，一種是晚稻，到八月中秋後才能……蔡爲經向他連擺了幾下手道：你不要說這些行話，我也不是城裏來的人，有什麼不明白，無論如何，你先得在三天之內，給我十擔稻子。我要你交這些稻子，絲毫

不過分，你借了我七擔多稻，連本帶息，就該有九擔稻，你包點尾數，湊個整，這不應當麼？王好德陪了笑道：當然是不過分，不過這三天之內割的新稻子，恐怕總數就不會超過十擔。我也應當留點新米嘗嘗，這一節還差着許多油鹽雜貨帳呢，也應當把帳結清了。蔡爲經將手裏的文明杖在地上連連的頓了幾下。瞪了眼道：這是你說的公道話？欠下了油鹽零碎帳，你打算還清了，欠着我的租子呢，你就不給了。多話不用說，你明天割稻，就在田裏把稻打下了，我親自帶了斗來，在田裏量租。王好德道：大老爹，你何必這樣急？蔡爲經道：我不是告訴了你，我等着錢用麼？王好德道：你老爹一鄉的富戶，也不在乎我這點租稻。蔡爲經道：你說的一偏之理，一家佃戶的租不在乎，兩家佃戶的租我又不在于，佃戶都說我不在乎，我還收什麼租。王好德道：不是那樣說，你老收別家的租子，不會像收我的租子這樣緊。蔡爲經鼻子哼了一聲道：收你的租子是緊一點，那也就爲的你太拖疲。你已經拖欠我三年租子了，堆積到今年，你自己也不過意，寫了一張借條給我。借條上寫得明明白白，新稻登場，本息一併清還，怎麼着，到現在，你又不算數了？王好德道：白紙上寫了黑字，我怎能說不算數呢？蔡爲經道：算數就好，明天割稻還我欠租。說着，他又把文明杖在地面上連連的頓了幾下，扭轉身就走了。王好德站在田埂上發了一陣呆，對田裏稻禾上垂着的長穗子看看，又對東家那大莊屋看看，歎了口氣，也就慢慢地走回家去。他走到小過堂裏，見打稻的大木桶，已拂去了灰塵，斜靠了牆放着，三四把割稻的鐮刀，也放在木桶邊。他淡淡的笑道：

預備割稻了？玉清由裏面迎了出來，笑道：我們種的那八十天黃，明天該割了。一來怕天，一天二天變，下雨怕濕了稻，起風怕洒了稻穗子。二來也怕鳥吃。明天一天，我們全家下田，我也幫着，過幾天，我們就吃新米了。王好德笑道：你要吃新米？我們這八十天黃，大概能打下幾多稻？玉清還沒有答言，玉發由廚房裏跑出來，笑道：我天天都到田裏去看看，估計一下，總可以打個七擔八擔的。王好德道：哦！七擔八擔，你忘了東家了。他說着，將旱烟袋嘴子放在口裏啣着，將桌子角上的蒿草香取過來，就向烟袋斗子上點着，這才看到烟斗子裏還沒有裝上烟葉。他放下蒿草香，伸了兩個指頭，在腰帶上掛的烟荷包裏只管掏着烟葉，却不裝烟，呆板臉，不作聲。玉清笑道：爸爸又在想什麼心事？玉發道：爸爸是說東家也要新稻，那我們就先送兩三石給他罷。王好德道：我知道你們忘了那件事了，三個月前，東家催討欠租，我們沒有寫張借條給人家？連本帶息，十擔將近。剛才東家老爹對我說了，明天我們割稻，十擔欠租要一齊挑了去。我們把熟了的稻子都給了人家，還嫌不夠呢。和我說話的時候，神氣還是十分厲害，我分辨兩句，他氣着就跑了。看這樣子，明天非來挑稻不可。你們一頭高興，打算男女老少全下田去割稻，那不叫是夢想麼？玉清道：若是那麼着，我們就不下田，讓它風吹雨打鳥吃。玉發已經接過他父親手上的旱烟袋，坐在屋角的板凳上，慢慢的吸着烟，身子半俯着，眼望了地面，板住了臉子不作聲。玉清站在屋子中間，指手畫腳的說完了，他才道：你倒是說的很痛快，一年的辛苦勞累，就讓它算了，你沒有下田，也

送茶送水來過罷，就是這樣算了？玉清道：那麼，我們就全家都去，媽也去，我們連帶病的人都下了田，他們好意思把我們割了的稻子都挑了去嗎？王好德淡淡的道：也只有這個法子吧？稻子不能不割，東家到田裏去挑租稻，我們也無法攔阻，我們家的糧食快完了，人心都是肉做的，東家老爹也不能看着我們餓肚吧？大家在無可奈何的討論下，就商得了這樣結果。到了次日早上，大家搶着喝了幾碗熱粥。王好德和玉發抬着那隻打稻的敞口方木桶，扁擔、鐮刀、繩子、竹籬，都放在木桶裏。玉清提了一隻大瓦壺，託了幾隻粗碗，在後面跟着，逕直的向田坂上走去。東升的太陽，照着田裏熟了的稻禾，更是金晃晃的閃耀着人的眼睛。玉清站定了腳，笑着贊歎了一句：稻子長得真好呀。玉發道：稻子長得真好不是？可是全是人家的。王好德在桶裏，提起一把鐮刀，首先跳下田去，舉着鐮刀道：少說閑話，動手罷。說着，左手揪住了稻棵，彎下腰去，右手揮動了鐮刀，沙，沙，沙，就將稻棵割了起來。七月底的田裏，水早是乾了的，雖然泥土潮濕着，却還可以下腳。姑娘玉清，跛子玉發，也都跳下田來幫着割稻。他們在涼爽的早晨，工作得很快，不多大的工夫，就割完了兩坵田。玉清由東邊田埂，直割抵了西邊田埂，一口氣竄過了一坵田，把腰伸直着，噓了一口氣。回轉頭來看，笑道：媽還沒有來。但是她的母親劉氏沒來，東家蔡爲經可來了。他手撐了一柄青布傘，緩步而來，看那樣子，是預備在太陽底下作長期行動的，在他後面，就有幾個挑空籬擔的人跟着。玉清一看，心裏就十分明白，這就是東家到刀口上來搶收租子了。王好德也

割着稻子，走到了她的面前。她低聲道：爸爸，你看，東家帶着籬擔挑稻來了。王好德站起來回頭看時，蔡爲經可不就到了田埂上了麼？只好丟了鐮刀，迎到他面前來，陪了笑道：大老爹，你真來了？蔡爲經繃住了臉子道：你這是什麼話，我們也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，能隨便和你開玩笑麼？在他後面是三副籬擔，三個壯漢挑着。他家大長工蔡老六抗了一隻大斗，在後面緊緊跟隨。他笑道：王好老，東家今天預備了一頓好午飯，有酒有肉，上我們那裏吃飯去呀。王好德向他看了一眼，微笑道：這酒和肉是預備給我吃的麼？蔡爲經道：雖然不是專門預備給你吃的。但是的確算了你一股。你兒子女兒在這裏我也都請了。請你們嘗新。王好德道：稻子還在田裏呢。蔡爲經笑道：難道我就是收你一家的租？也就只有貴佃戶一種早稻？王好德笑道：這麼說東家都已經收了租子了，今年可是收得早。蔡爲經道：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？今年秋天，有好幾件事等着要用。說着，他指了指三個挑空籬擔的壯漢道：他們割，你們幫着打稻，早點完事，我們好挑了走。玉發可忍不住了，他突然的將腰伸了直來，手裏還握着鐮刀呢，他望了蔡爲經，表示着那懇切的樣子問道：東家老爹，我們這田裏有多少，你就挑去多少嗎？蔡爲經道：我有言在先，今天只要你們還我欠租十擔。其餘的你們割去嘗新。玉發無精打彩，低聲說了句，我們也割去嘗新？說畢，彎下腰去，又接連不斷的割着稻棵。那三個挑空籬擔的壯漢，倒是很受蔡爲經的指揮，將木桶抬到田裏安放著，就分別着拿稻棵向木桶裏拂打。他們是分站着木桶的三方的。當他們高高的舉着一束稻禾，向木

桶邊上撲打時，稻穗子打在木板上，是咚的一聲，那稻粒子落將下來，又是沙的一陣響。三個人輪流的打下去，那聲音倒是很合拍的。王好德彎腰在田裏割稻，心裏想着，隨你們攪去。我一家人在田裏這樣的苦幹，你把我們的稻全割了去，那也忍心麼？他這樣想着，只是割他的稻棵，頭也不回過了來看一眼。玉發玉清雖不像他那樣決絕，但是也僅僅只回頭偶然看一眼，並不作聲。蔡爲經撐了那柄青布傘，也隨着走下了田來，緩着步子跟了過去，緩緩的笑道：王好老，你女人的病好了，你又輕了一層累了，她身體康健的時候，她也是很能幫助你的呀。王好德答應了個是。蔡爲經道：你兒子雖然跛一隻腿，莊稼上有些事他倒是能作的。王好德又答應了一聲是。蔡爲經道：大概半個月工夫，你的稻子都割完了吧？王好德還是答應了一個字，是。蔡爲經站住了腳，對他全身望着，眼睛瞪着像兩個核桃似的。但王好德只是彎了腰向前割着稻去，東家給他什麼顏色，他並不看見。蔡爲經就大聲喝道：王好德，你什麼意思，我和顏悅色和你說話，你竟是這樣愛理不理的。我知道，你以爲你今天第一日割稻，我就來收租，你不痛快，難道要等你把稻子割回家去，過十天半個月，我到你家裏去收租子，你才舒服麼？王好德被他一聲喝着，固然是已伸直腰來。就是他一雙兒女，也都伸直了腰，手提了鐮刀，向東家呆望着。蔡爲經橫了眼光道：你們不要糊塗，以爲我收租子收到田裏來，未免太急，你要知道，我收的不是今年的租，我收的是去年的租，去年的租，你們吃着糞了糞，糞作了肥料，又變成今年的糧食了，你在田裏是還我的租，挑回去在家裏

放假十天半月，還是還我的租，你少不了我的，我也不多要你的。遲早有什麼分別？蔡老六，把斗拿過來，把桶裏的稻先量量，當了他父子的面，先挑兩擔回家去，給臉不要臉，對這種人不用再客氣了。那蔡老六倒是忠於他的主子的，把斗提了過來，放在王好德面前，兩手叉腰，淡笑着向他說了三個字，過斗罷。王好德對他這個態度，覺得比東家的態度還要難堪，恨不得舉起鐮刀砍了過去。

### 第九章 弱者的抗議

這些激昂的情緒，也就只有在心頭上發洩出來，若是教他見諸行動，他却是不敢。他手握着那柄鐮刀，垂在大腿邊，汗珠子由手掌心裏透下，隨了鐮刀柄向下淋着，鐮刀柄在手裏滑溜的，竟是有些把握不住。他瞪了兩隻眼睛，只是望了蔡老六，却不說話。蔡老六將腳踢了兩下木桶道：王好老，怎麼着？過斗呀。王好德道：六哥，你就量吧，我在這裏看着。玉發兄妹，聽到東家開始量稻，都停下了鐮刀，直着腰向這裏看來。王好德一揮手道：你們看什麼？割你們的稻罷，還清了欠租，也乾掉自己一身汗。蔡爲經淡淡的笑道：你這算明白過來了，反正也沒有欠錢不還的規矩吧？王好德拱了拱手笑道：東家老爹，你老說得太遠，我們欠租還租，也沒說半個不字。蔡爲經道：你又怎麼說半個不字呢？他們正在這裏辯論，那個抗斗過來的蔡老六，又在身旁空籬裏，取出一把大木鏟子，在打稻的木桶裏，大鏟子舀着

稻子，向斗裏加了去，加足了一斗，就向空籬裏傾倒了去。王好德搖着手道：六哥，不忙呀，你這樣過斗，地面上要撒多少稻子，那粒稻子，不是我們血汗變成的呢，請等等，我回家去拿過筐子來墊着。說着，放下鐮刀，起身就向家裏奔了去。蔡老六笑道：還是他這樣做的好，我們做東家的，不就是照租收租，難道還會在租外加一成二成？玉發聽了這話，向他淡笑了一笑。蔡老六道：跛子，你笑什麼？玉發道：六哥，你和我一樣，也是賣力氣吃人家一碗飯，那裏就是東家了呢？我們都要做東家，天底下還有窮人麼？蔡老六紅了臉道：我這是替東家說話，不是自稱東家。蔡爲經道：那也難說呀，你蔡老六多賣點力氣，十年八年積下錢來，也是一樣的發財買田。玉發哼了一聲道：那除非永遠不借債，反過來，還有幾個錢借給別人，放錢可要放閻王帳，九放十收，半月加一，若是放稻息的話，刀口上收進來，五荒六月賣出去，一個變幾個，你怕窮人不發財？只是一層，千萬不要有良心。蔡爲經站在旁邊聽着，覺得他這話，是有些諷刺意味，讓人聽到有些扎耳，可是他並沒有提到東家一個字，東家也不能硬把這放閻王帳的臭名，向自己頭上蓋，只有瞪了眼向他們看着。玉發心裏想，你瞪我就瞪我罷，反正我今天割的稻子，你都要收了去的，再進一步，你也不過收我的佃，我一家人全會出力，不種你蔡家的田，我們照樣的活下去。他想破了，胆子更壯起來，丟下了鐮刀，坐在田埂的草皮上，抽出褲帶子上的旱烟袋，長嘯了一口氣道：休息一會子罷。蒿草香和烟葉匣子，都放在田埂上現成，他半偏了頭，斜伸了那隻跛腿，慢慢的吸着烟。蔡老



六和他帶來的幾個人，都覺得這稻田上的氣氛有點惡劣，大家默然不作聲，有的也是抽出旱烟袋吸烟。蔡爲經是感到無聊，撐了傘在田埂上走着。好在不多大一會子，王好德已經由家裏抗着一隻大篾筐來了，他將篾筐放在田裏，笑道：來呀！大家還是割稻的割稻，打稻的打稻，量稻的量稻。玉發擺了擺頭道：不，我得問問你老人家，今天割的稻，我們分得多少去嘗新？王好德道：你沒有聽到東家老爹說麼？今天要我們交出十擔稻子，我們這幾坵田，全都割了打了，也不會有十擔稻，分明交給東家還不夠呢，我們能分得多少？玉發道：忙了一年，忙到今天收割，自己還吃不到一粒米，這也太教人掃興了，大長天日子，我回家睡覺去，我不割了。王好德道：你不割我割，你回去罷。玉發站了起來，跛着腿向田埂上踏，偏了頭道：你割什麼？不是東家要我田裏的全部新稻嗎？他們帶得傢伙齊全，割了打了挑起走罷，反正是沒有我們的分，我們在這裏等什麼？蔡爲經道：你這小子說話好野呀。你作佃戶的人，不管割稻，自己會走到家裏去麼？玉發兩手環抱在懷裏，淡淡的道：東家老爹，你是聖明的，稻是不會自己走進家裏去的。到了家裏，它也不會走到口裏去，看到滿籬滿筐子的稻，一粒不能吃，那心裏是更難過的呀，就不如不向家裏挑了，更也用不着收割了。說着，他慢慢的放了步子順着田埂走去。蔡爲經瞪了眼道：這小子好野！不用和他們多說了，你們量稻罷。蔡老六看這樣子，東家是和王好德父子決裂了，自己當然是站在東家一邊。他也不多言語，一斗一斗的在大桶裏量着稻，就向空籬裏倒了去。三擔竹籬倒滿，那三個壯漢，將扁擔伸

進籬索，打算挑着要走。這時，田坂上發生了一聲慘叫，大家看時，是王好德的女人劉氏來了。她扶了一根木棍子當了拐杖，一路哆哆嗦嗦走了來。她抬起一隻手來，老遠的指着道：東家老爹，不能這樣做呀！我們由春天下種，忙到今天，望到今天，眼睛都望出血來了。好容易，今天望到割稻了，你全把我們的稻子挑了去，我們這不是白忙了一年嗎？越說越近，也是越說聲音越大。老是說着：不能這樣做呀，傷天理呀！這樣叫喊着，蔡爲經可就生了氣了，迎到她面前，大聲喝道：你這是什麼意思？好不顧體統。怎麼是傷天理，難道我作東家的，不應當收租？劉氏道：作東家的當然要收租，作佃戶的也要吃飯呀。你們收租，可以慢慢的收，不能我們在田裏一動鐮刀，你們就全收了去呀。蔡爲經道：慢慢的收，再過十年八年收嗎？今天收的稻，就是你們去年的欠租，還有前年的租尾呢，你還教我慢慢的，那就不用收租了。劉氏奔到田裏，見割的稻棵，已經打拂過了一半，大木桶裏刷下來的稻粒，幾乎量完，全已裝進那三副籬擔裏去了。再看附近幾坵田，只有兩坵不會將稻子割。這就抓住一副籬索，向那挑籬擔的人道：大哥！你也是莊稼人，你不要偏向那家，說句公道話，我們今天第一天割稻，東家就要全挑了去，這不太過分一點嗎？實不相瞞，前半個月，我們家就斷糧了，東拉西扯，借了些大麥小麥，每天作兩餐糊吃，才熬到今天，我們就不應當糞點新米，作兩頓白米飯吃麼？看了這樣黃澄澄的稻，大擔小斗向東家送去，我們這一年的辛苦，都沾不着一點邊，嘴裏饞，心裏是多麼難過呢！說着說着，哽咽了嗓子，就流下眼淚來了。那三個

挑擔子的壯漢，正都是佃戶，劉氏這樣說着，大家也都心軟下來了，其中一個道：王嫂子，你不要叫喊，你們慢慢的和蔡大老爹商量罷。蔡爲經已收下了他撐着的那柄布傘，當了手杖使用，看那樣子，好像是預備武力對待，他態度是越發的強硬起來了，立刻將頭一偏道：什麼話？三年的欠租，到了今天，我還不應當收麼？納糧完稅，我是一天也不能拖欠官方的，他們佃戶不給我，我由天空裏變着糧食來交款交糧嗎？你看他們一家人什麼樣子？一看到我帶了蘿擔來挑稻了，那顏色就十分難看，我和他們說十句話，不理我一句，王好德那個跛腿兒子，尤其不是東西，他連稻不割就走了，你以爲這樣強橫，我就不收你的租子了，我偏偏要收個一乾二淨。隨便你，公了也好，私了也好，充其量，你不過是到縣政府去告我一狀。就說我作東家的壓迫你佃戶，你若本領，說到我應當不收租，那我就認輸了。說着，他將傘尖在田土裏連連的插了幾下，在田土裏插下去幾個小窟窿，好像這田土就是王好德父子的身體，也被他搗了幾個窟窿。王好德站在一邊，這半天沒有作聲，東家這樣的指明了向他責罵，他也就忍不住了，他將手上握的鐮刀向地面上一丟，也瞪了眼道：東家老爹，你收租就收租，說這些話作什麼？你也知道我們作佃戶的怕打官司，沒有錢也沒有勢力，打起官司來準輸，你老就把這話來嚇我們，那何必呢？怎麼樣，不算兩代的東佃，我們還是一個村子裏的人呢，不要我們吃飯，我們不吃飯就是了，何必還要把話來嚇我們。蔡爲經道：你那意思，就是不讓我把稻挑了走，只要我收租，我就有一百個不是。我沒這些閒工夫和你說廢話。



你們把稻挑了走。說着，對那三個挑稻的將手一揮。這三個壯漢，看到這位蔡大老爹把臉色沉下來，大概是沒有什麼情理可講了，各人挑起扁擔就要走。其中一隻竹籬，是讓劉氏抓住了籬索的，挑扁擔的人就不能起步。蔡老六向前兩步，對劉氏一擺頭道：大嫂，放手罷。反正強打強要，也不能把事情解決。劉氏兩手一拍道：你這是什麼話，我們倒成了強打強要的了，是我們伸着手向東家討什麼求什麼來着嗎？我們就是蔡家一條狗，給東家看了一年大門，也該給我們一點吃的，我們作佃戶，種了一年的田，到了秋收的時候，我們那不指望幾餐新米吃吃，如今東家要把我們今天割的稻子，完全都要挑了去，我們說句公道話，這算強打強要麼？蔡老六道：人家作東家的並沒要你分外的。慢說十担八担，他挑走了也是國法人情答應的。劉氏聽他說到國法人情，正想駁斥他的這句話，一回頭，見那三擔稻子，全讓壯漢們挑走了。自己是有病的人，也不能追了上去，就轉過臉向王好德道：你這個人也是實在太老實了。爲了今天可以割新稻，高高興興的起了個大早，昨日就賒下了一斤肉，預備今晚上酬勞酬勞自己。忙了半天，一粒米忙不到家，賒的肉可要給人家錢。田是東家的，東家要收稻，那有什麼話說，但是沒有田出不了五穀，沒有人力牛糞，也出不了五穀，不知道東家明白不明白？既是我們今天沒分了，還出什麼力氣，抬着傢伙回去罷。說着，檢起地上的鐮刀，扯着王好德的衣服讓他走。玉清本也就停止了割稻，呆站在田裏了。這就插言道：媽說的是，我們少出點力氣，回去就少吃點東西，大家走罷。王好德聽了這話，也就轉身要走。

蔡爲經將捲起來的布傘橫伸了出去，喝道：你們不許走！你們要走也可以，我明天就憑中收你們的佃了。王好德又回轉頭來問道：收我的佃？那也不是時候吧？有在這秋收的日子收佃的麼？蔡爲經道：誠然是沒有，但是有東家在田裏分租的時候，佃戶丟了鐮刀回家的麼？王好德道：東家老爹，你要租，我們就交租，這說不過去麼？今年我不欠你一粒租，你不能收我的佃。蔡爲經將傘尖在田土裏連連的戳了幾下，咬了牙道：我也是一樣，你今年應分的稻子，我一粒也不要你的，我只收我名下的，你又爲什麼不給我割稻？你不給我割稻，我就可以收佃。王好德聽到說東家要收佃，當然有三分胆怯，但是他表面上絕不示弱，向蔡爲經點了點頭道：那憑東家了，但是三條大路，東家一條大路都不給我走，我也沒有法子。蔡爲經道：怎麼是三條大路？王好德道：東家吃肉，我們喝湯，這是一條道。東家放本，我們交息，這也是一條道。東佃兩方，公平交易，多呢多交，少呢少交，還是一條道。但是你老爹一概不問，今天要定了我的欠租，您老也明知道我這幾坵田裏，決計出不了十擔稻，今天要這個數目，故意超過我田裏的收成，那就是有意讓我子粒無收。我們連弄個半升新米熬粥吃的希望都沒有，我們還在田裏割稻啦？說着，他又緩緩的移了步子。蔡老六看這個樣子，倒是個僵局。偷眼看看東家的顏色，似乎有點猶豫，這就向他一招手道：你不可以這個樣子，王好老。你就這樣走了，連稻桶鐮刀你都不要了嗎？王好德道：留給你們用罷，我們不割稻，你們也不割稻麼？你們不割稻子，這稻穗子上的稻粒，可不會掉下來，落到斗裏去。蔡老六

道：嘻！你這老頭子，怎麼這樣的癡。兩代的東佃，交情就深着啦。也不能爲了今天這一場交涉，就把交情打散了，東家呢，固然是不能這樣收你的佃，你也不能就交了佃。劉氏接了嘴道：爲什麼不能交佃呢？種田不爲的吃飯麼？沒飯吃，我們還給人種什麼？她說着話，可就一彎腰提起了地面上那個大竹筐子。她把這東西向頭上一頂，淡笑道：沒有房子住，頂了這東西，也可以躲躲風暴雨吧？這竹筐子有三尺多的直徑，面積可不小。一個有病的婦人，頂着這個東西，搖搖幌幌，就有點不穩當，七歪八倒，滾了下來。蔡爲經站在身邊，正好讓這筐子邊沿，重重的撞了一下，而且還撞的是臉腮上。蔡老爹天天吃着肥魚大肉，臉上的肌肉，長得臃腫起來，向來沒有吃過這樣的虧，撞得他哎喲一聲，身子向後一閃，幌了兩幌。幸是他手上提了一把收起來了的布傘，搶着在身後地面上撐着，才把身子穩住了。他雖明知這劉氏是無意撞上這樣一下的，但是他正驚着一腔悶氣，却不能再爲忍耐，將傘一揮，跳起來道：反了，反了，佃戶女人打起東家來了。他舞着這傘，本是助他怒氣的姿勢的，不料這傘橫空一掃，碰在打稻的大木桶上，咚的一聲，將這把布傘，打了個兩半截。他禍不單行，遭了這樣一個損失，更是怒上加怒，跳着脚道：這不行，我得請請地方上的紳士，來評這個理。你就是不交我的租，也不要緊，你不能打我。好！租稻我不要了，我找人去。說着，他扔了半截傘，順了田埂，就逕直的奔回家去。東家一走，王好德也沒有了主意了，呆呆的站着，望了田裏許多人，說不出什麼話來？蔡老六道：王好老，你看，這事情怎麼辦？東家是

氣着走了。田裏丟了許多傢伙，我們就這樣的呆站在這裏麼？王好德道：那是我們女人誤傷着他的，事情已經發生了，公了私了隨東家的便罷。劉氏見東家被撞着走了，也是呆站着沒有了主意。這時回醒過來了，淡淡的道：沒有關係，東家是我撞着的，受打受罰，由我去罷，這和王好老沒有關係。正說着，那三個挑籬去的壯漢，挑着空籬回來了。蔡老六道：大老爹那裏去了？其中一個道：大老爹原來要去找保甲長，我們勸着他回去了。他說王大嫂子拿籬筐子砸了他一下，我想不會，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玉清本已走到田埂上去了，這時跑了回來，紅了臉道：有錢的財主，反而訛我們窮人麼？我們有理講理，有情講情，向來不會打人，我們也沒那大膽，到太歲頭上去動土。蔡老六笑着伸了頸鬚子，一作鬼臉，吐了舌頭道：姑娘，你還有這樣一大套呢。我就看到東家臉上青了一塊，就算是誤傷的，你一句好話不給人說，就算是你們有理麼？劉氏道：丁是丁，卯是卯，我撞傷了東家，我去陪禮。我們這收租交租，是另外一件事，回頭再談。說着，起身就要向蔡家走去。王好德上前，扯着她的衣襟道：不忙不忙，你一個婦道人家，言語不知輕重，得罪了蔡大老爹，那是罪上加罪。玉清站在旁邊，本就是臉子紅紅的，這就鼓了嘴道：爸爸，你這話我不承認，男女不都是一張嘴，怎麼女人說話就不知輕重呢？王好德一擺手道：我們自己不要抬槓，我也無非是想大家好。蔡老六道：這話對，我們坐下來談談罷。說着，把田埂上的草皮撫摸了幾下，彎腰坐了下去，向大家招了招手。於是三個挑稻的壯漢和王家三個，蹲的蹲，坐的坐，圍着蔡老六開了

個露天座談會。王好德本來就沒法對付東家。劉氏是撞傷了東家的臉，心裏先有三分懼怕，也不敢再說什麼硬話。只有玉清這位小姑娘孤掌難鳴，只是撅了嘴，坐在田埂上。蔡家的長工和三個壯漢，帶嚇帶勸，在比較合算的看法上，還是由王好德父女割稻，幫着打，幫着量。蔡老六從中作好人，教王好德到東家那裏去給東家陪個不是。然後答應請東家把今天割的稻，留下一兩擔給他們吃。不過王好德要負責，第二次割稻，首先就得把那十擔欠租還清了。王氏夫婦埋怨那竹筐惹下了禍事，也只有屈服了。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4 6946B



通俗  
小說

玉交枝

基本定價

著者 張恨水

校訂者 徐樂天

出版者 正氣書局

上海山東中路

發行者 正氣書局

二〇九號二樓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★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★

公 歷 一 九 五 〇 年 十 二 月 初 版

